

朝霞



ZHAO XIA

4

1976



朝霞

目 录

| | |
|---|-------|
|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 (3) |
|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 职务的决议····· | (4) |
|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 (5) |
|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 (5) |
|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 | (8) |

· 诗 ·

| | | |
|---------------------------------|-----------------|-------------------|
| 八 亿 征 帆 战 狂 澜 | “中央决议”最英明····· | 申 卫 (18) |
| | 八亿征帆战狂澜····· | 上棉十三厂 戴育红 (18) |
| | 首都民兵真英雄····· | 京 英 (18) |
| | 不许你邓小平开倒车····· | 纺织工业局 葛元兴 (18) |
| | 劈风斩浪万里开····· | 上海海运局 杨怀远 (19) |
| | 愤怒声讨邓小平····· | 大 江 (19) |
| | 千军万马批右倾····· | 上海毛巾三厂 张桐懿 (19) |
| | 车头就是革命号····· | 上海警备区 毛邦杰 (19) |
| | 船台批判会····· | 上海造船公司 刘风华 (19) |
| | 峥嵘岁月放歌(三首)····· | 杨 槐 (52) |
| 参战····· | 吴永祚 (63) | |



土炕大学……………王立刚 (64)
送……………于水 (65)

· 小 说 ·

套红的号外(征文选载)……………张福荣 蒋明德 施伟华 (9)
只要主义真(征文选载)……………杨代藩 (28)
小楼风雨(征文选载)……………王修亚 (42)
阵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
工农兵学员 徐根生 董国新 (55)
风轮飞转……………左鸿恕 (66)
老耿头……………朱和平 (73)

· 朝霞随笔 ·

登山赋……………葛军力 (20)
拉车、挡车及其它……………姜善坤 (21)
典型化的力量……………朱杰人 (22)
泥沙辨……………陈关龙 (24)
从“不是奴隶”到“做‘星期五’”……………高义龙 (25)
光明与黑暗……………陈大康 (26)

· 评 论 ·

创作笔谈

火力与眼力……………杨代藩 (39)
——从《会燃烧的石头》到《只要主义真》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漫谈……………杜恂诚 (76)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中共中央 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 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吴德同志 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吴德同志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

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

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动员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

全市各级党组织：

(一) 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充分表达了上海一千万军民的共同心愿。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党中央的两个决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议。

(二) 中央决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揭深批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 我们坚决拥护对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公开叫嚣拥护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全市军民要加倍提高革命警惕，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套红的号外 (征文选载)

张福荣 蒋明德 施伟华



亲爱的读者，你还记得“一月革命”的情景么？

党中央给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贺电》的时候，整个城市，顿时沸腾起来。——条条街道，悬挂起高音喇叭，到处回荡着激昂的音响；到处张贴着各种号外：有印刷厂排字套印的，有用毛笔抄在大红纸上的，也有用钢板蜡纸刻印的。每份号外都套着红色。一刹时，整个城市仿佛燃起了红红的火焰……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情景，多么振奋人心的日子啊！

然而这里要记下的，却是八年以后的事。岁月象江河一样地流逝。八年来，多少人将号外深深地铭在心里，那是为了继续前进与战斗；也有人将号外的字句每夜咀嚼一番，那是为了回首和翻案；但也有曾为这号外欢呼过激动过的人，却渐渐地将它淡忘了……

炎夏。

蓝湛湛的天上，还亮着点点晨星。船台上早已喧腾起来。巍峨峭拔的远洋货轮和形状特殊的海底勘探船，这两条造船工人自己设计的新船，不久就要下水。人们忙着做最后的检查，欢声笑语和电焊榔头的震响溶成了一片。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兴冲冲地来到船台脚下，仰起脸望了一阵，兴奋地“嘿嘿”一笑。将肩上背的焊条筒朝后一甩，“嗖”地跃上搭脚手的铁架，动作敏捷地朝高空攀去。身影映在晨光里，象一只矫健的鹰……

这人个子不高，却结实得象生铁铸成的。胖墩墩黑苍苍的脸上，长着刚硬的眉毛，刚硬的鼻梁，刚硬的嘴唇。唯独眼睫毛显得密而且长，那双眼睛时常眯缝着，眼

里漾着智慧的光，有时象在微笑，有时象在深思。

从他的衣着看，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师傅。穿一身被数不清的电焊火星烫过的白帆布工作衣，衣上染着油迹和汗水凝成的盐花；两臂戴着杂色皮袖套，肘弯处都让焊渣燃得黑簇簇的；颈上围一条洁白的毛巾；头上长年扣着安全帽。

这是厂革会常委、厂生产检验组长雷铁祥。

八年多来，他总象当工人时那样，喜欢穿工作服，戴皮袖套，以至外出开会和上下班，都常常穿着它们蹬自行车来去。他也一直没离开过自己的焊条筒，平时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船台上一有事，摘下来往肩上一甩，只听里边榔头、凿子、钢丝刷“叮咣”作响，转眼间人就到了现场……

这会儿，他一口气攀上铁架顶端，跨过船舷，出现在远洋货轮的甲板上。那里顿时闹腾开了。

鬓发花白的老工人抢上前来，摇着他的胳膊说：“阿祥呵，咱们自己写的《检验纲要》，好哇！靠群众自检互检，造出的船，硬碰硬是高质量嘛！”他边说边笑，笑得下巴直抖。

楞头楞脑的小伙子挤到跟前，得意地一拍胸脯道：“雷师傅，我们烧的电焊，合格率是百分之一百！”

背后，梳羊角辫的姑娘调皮地喊了一声：“故事大王，再给我们来段故事吧！”

雷铁祥笑呵呵地点着头，望着这些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人们，眼睛微微地眯缝了一下。他转过身，接过姑娘手中的粉笔。这是检验焊缝时划记号用的，这会儿已剩了大半截。

他用两个指头捏着粉笔，举到眼前，望了一阵，爽朗地说：“好吧，讲一段。就讲讲它！”

“粉笔里还有故事？”年轻人瞪大了眼睛听着。老年人却会意地点起头来。

雷铁祥坐下，感慨地对年轻人说：“现在，你们都拿着它，和专职检验员一起检查质量，好象很平常吧？其实，这是权力，这是斗争斗来的……”

原来，文化大革命前，电焊工袋里是不准有粉笔的，粉笔只能抓在检验员手中。那时候，雷铁祥曾被提上来当了几天检验员。他一来就破了这规矩，把粉笔统统发给电焊工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焊缝上打分，再互相检验。当时刚从学校毕业的检验员马昌元，也赞成这种搞法。在他们负责的分段上，质量迅速地超上去了……

但走资派是把检验员当成工具使用的。需要镇压工人了，他通知检验科“从严”，搞“突然袭击”；到月底产值上不去了，他又通知检验科“从宽”，把坏船塞给国家。雷铁祥发动工人把关，使他那一套行不通了。走资派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大发雷霆，把工人手中的粉笔统统收了回去，把雷铁祥和马昌元狠狠整了一顿。雷铁祥愤怒地连夜贴出大字报提出抗议。但他总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干部，要象旧社会的资本家那样对待工人群众？！”

说到这里，雷铁祥把焊条筒甩到身前，“啪”地一声打开了它的“边门”，原来它半边放焊条和工具，另一半却是放文件的。这是在“一月革命”时改装的，那时外出散发传单，他就背这焊条筒。他抽出一卷书，书页里夹着份红艳艳的东西，展开来，是一张油印套红的号外。虽然年长日久，但因保管得好，仍是字迹清晰，鲜红夺目。捧着它，象捧着团火……

他深情地望着它，又抬起头来，抖抖手里的号外，感叹地说：“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造反了……直到党中央《贺电》下来，我们才懂得：要把社会主义经济

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那时，理解还没这么深。这些，就说来话长喽。”

“是啊！要说到革委会成立，故事才告段落！”后面插上来一个圆润的嗓音，这是厂革会副主任马昌元。他穿了身整齐的新制服，准备请雷铁祥一同去接上级派来参加验船的技术局长严骥。他长着一张白皙而端庄的脸，虽然在开玩笑，那眼神却仍然显得矜持。

雷铁祥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这故事呵，说到革委会成立，才刚刚开了个头！”

人们都笑起来。

这时，一个身材粗壮的小伙子挤到雷铁祥跟前，把一张纸递给他，说：“我们勘探船上几个群检组，按照你说的办法，请专职检验员一起商量了几次，最后排了这张薄弱环节表，准备再仔细复验。你给看看吧！”

“好，”雷铁祥迅速地看了一遍，又说了声“好”，他抽出铅笔，在纸上划了几条杠，把纸交给小伙子，“这几处，重点复验。”说完站起身，拉着马昌元说，“时间还早，一起到现场看看去。”

马昌元略带勉强地跟他走了。他对现在这种检验方法并不满意。

来到勘探船后，气氛渐渐有些沉重了。工人们反复检验，发现船腰的止摇件焊缝很可能有“白点”。马昌元特别紧张，右手抚着袋里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轻轻咬着嘴唇，脸有些苍白。因为他最清楚：万一勘探船下水日期朝后一拖，这个月产值就泡汤了！

雷铁祥从焊条筒里抽出榔头，走上前去。人们瞪大眼睛盯注着他。铁祥的“眼力”，是全厂闻名的，他手中的电焊榔头，与众不同，两头特别长，特别亮，特别锐利，

别的榔头敲不掉的焊渣，用它轻轻一敲就能除去。

雷铁祥轻轻敲打几下，仔细观察好久，终于摸出粉笔，画上几个圈，写了“拍片”二字。

马昌元急了，一把将雷铁祥拉到旁边说：“铁祥，即使真有‘白点’，我看也算了！按原来检验不也过去了……”

“不行，”雷铁祥严肃地说，“我们要对国家负责。这是工人设计的第一条特种勘探船，我们不能让他摇摇摆摆地在海上航行！”他轻轻地推推小马说，“我马上召集群检组长会，等片子一来，好好研究一下，你也参加！怎么样？”

马昌元焦躁地跺跺脚，眉头皱拢了：“我不参加了，我要去接严局长。顺便也向他汇报一下，看他怎么处理这事。”

“也好。”雷铁祥点了点头。

马昌元临走又叮嘱了一句：“铁祥，不能光顾你那个质量指标，你也要想想我的产值！”说着拍了拍袋里的计算机。

“你的？！”铁祥心里一下子涌上许多话来，但他压抑住了，想了想，打开焊条筒，掏出一本《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递给他，说：“这本是你的。小马，晚上我们一起学一学，象‘一月革命’时发生意见分歧那样，坐下来，好好统一统一思想。好不好？”

小马没说话，接过书往口袋里塞。但一只口袋装满了图纸报表，一只口袋装着电子计算机，塞不进。便又把书递还给雷铁祥：“你替我保管着吧。”

雷铁祥双手捧着书，看着马昌元走远，嘴唇微微抖动起来，痛心地质语道：“小马，你是变了……”

不一会儿，片子到了，果然有“白点”。群检组长来齐了，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解决的办法。雷铁祥手里攥着个本子，不时迅

速地朝上面记几个字。忽然，有人叫他去听电话。

这是马昌元打来的，只听他高兴地嚷道：“铁祥啊，你们那个会别开了！勘探船的事，严局长表态了，同意‘从宽’，就这么下水！他说，他也要负一定责任，关心不够……”

“什么？局长表态……”雷铁祥眉峰一抖，小马以后的话他都没听清，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特大的问号。但他马上放大嗓门喝道，“不行！小马，这事不能这样定！”

“就这么定！”马昌元强硬地说，“你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吧：谁也不许在勘探船上开刀！”

“不！小马，这事要通过党委！要由广大工人群众来定……”可是，小马已将电话搁断了。

雷铁祥久久攥着耳机，黑苍苍的脸上，冒着怒火。思索片刻，他毅然地挂上电话，跨开大步，回到船台上，大声地将局长的表态告诉了大家。

人们沉静了片刻，立刻愤怒起来，嚷成一片：

“我们的勘探船是为社会主义祖国造的，不是为他严局长造的！”

“就是嘛，他这算负什么责？他这是不负责！”

一个老工人颤巍巍地站起来说：“铁祥呵，这‘从宽’里面可能有文章呵！”

小青年接上来说：“是啊，有些人几次三番想在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可就是抓不住把柄！”

“对，路线斗争复杂，不警惕不行！”

“……………”

雷铁祥激动地记录着大家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在想：真象中央《贺电》里说的那样，工人群众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是多么感人的政治局面哪！

是的，套红的号外是一团火焰，八年来，这火焰在人们心里燃烧，它越燃越旺啦！他觉得自己心也在燃烧。他眯缝着眼睛，眼神里，漾着一种战士在冲锋陷阵时特有的锐气……

二

几片小小的乌云，隐隐约约地伏在天上，纹丝不动。今天，是个热得要命的天气。

马昌元陪着严骥踱上了船台。

这位局长已经五六十岁了，头发整齐，脸色血红，身上套了件肥大的新工作衣，半敞着怀，里边是丝的确凉衬衣，白胖的手里，不协调地抓着一顶安全帽。他慢条斯理地走着，一边用傲然的眼光挑剔着远洋货轮上的焊缝。这使喜欢急匆匆走路的马昌元不得不时时管住双脚。

此刻，马昌元的表情是相当神气的。刚才汇报时，严骥只要听几项指标的完成情况，他当即掏出计算机，“的的嗒嗒”一阵响，数字都出来了，严骥表示赏识地点了一点头；汇报勘探船的“白点”时，严骥听得很注意，他有些慌了，不料听完后，竟是那样宽宏大量，并当场在验船册上盖了章。想到这，马昌元心里又泛上了一股感激之情。

远洋轮上检验工作已近尾声。但仍有不少人拿粉笔划着记号，许多电焊榔头同时敲击钢板，“啵啵啵啵”地闹成一片。严骥蹙着眉看着这一切，缓缓地转过脸来，用安全帽点着人们问：“这些人，不都是生产工人吗？”

马昌元忙点点头说：“是啊，根据新编的《检验纲要》，厂里搞自检互检……”

严骥好象没听见他的话，只顾拖腔拖调地问下去：“这些电焊工人，都自己拿着粉笔在划？”

“是呵，这……”马昌元觉得很难对他说清。

“这样一检验就算通过了？”严骥摇摇头来，“不行啊，我们要对国家建设负责啊！象现在这样乱哄哄的，怎么能把船造好呢？”

又踱了几步，严骥好象随口问道：“不久前，你们把新编的《检验纲要》报上来；还打报告，要我们组织工人，彻底修改老的《验船大纲》。这，都是谁搞的？”

“厂里组织工人调查组搞的，铁祥带的队。”

“嗯？”严骥睁着小小的眼睛，盯着马昌元问，“执笔起草是谁？”

“也是铁祥。”马昌元不理解，为什么谈到这件事，严骥象窝着一肚子火似的。

严骥“哼”了一声。一转眼，看见不远处有个青年工人在仰天补焊，他忽然疾步上前，眯起眼睛，伸出手来将拇指与食指叉开作为角尺，将焊工肘弯、腿弯的角度量了一下，默默地将数字记在心里。青年工人停止了补焊，好奇地看着他。

马昌元这才明白，严骥是检验老行家。他刚才这个姿势就是行家的样子。

严骥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以一种长者的口吻说：“你们那份报告，得好好推敲推敲。——怎么能看不起《验船大纲》呢？那里面大有学问嘛！企业管理，不比政治运动，轰一下就可以的。”

又走了几步，严骥伸手理理头发，摆出一种近乎亲切的口气说：“小马，你们是重点厂，上面很重视；我来时，有关领导还专门提到你。”他不使人注意地观察了一下马昌元，“可是，工作要抓好哇。最近一些厂，普遍发现质量管理混乱，这就不好啰。不过，这也是社会性的问题嘛！”他忽然严肃起来，用一种不可动摇的口气说，“象你们勘探船那样的事，也只能偶一为之。接下

来，必须好好进行整顿！行不行？”

马昌元觉得这最后三个字有点威迫的味道。他正要启口回答，忽然被奔跑来的小伙子打断了。

小伙子气喘喘地说：“雷师傅叫我请你们，到勘探船现场去，大家正在研究怎么开刀……”

“什么？”马昌元差一点跳起来，“不是决定‘从宽’了？还研究什么？简直是胡闹！”

严骥问：“是谁还在闹？”

马昌元气呼呼地说：“还有谁？铁祥嘛！”

“嗯？又是雷铁祥？！”严骥呆了半晌，自言自语地说，“这几年，象这样的干部，我碰到太多了！看来要整顿，首先得使他的思想转过弯来。”他那双小小的眼睛翻了好半天，最后下决心道，“今天中午，你我一起，同他严肃地谈一谈。”

马昌元说：“那，我去安排个地方。”

“不用，”严骥举了举安全帽道，“那边的小会客室就不错。”

他对小会客室很熟悉，很感兴趣。这给马昌元一种神秘的感觉。

三

正午，灼人的酷热，向小会客室进逼……

雷铁祥还是穿着那身工作服，戴着皮袖套，安然地坐着。马昌元摘下帽子，焦躁地扇着风。严骥脱下了披在外面的工作衣，很习惯地挂到门背后的钩子上去。

这是一对很别致的铜衣钩，形状模拟竹叶青蛇。因年岁太长，铜绿暗红发青，给人一种陈腐阴森的感觉。也不知是为了炫耀，还是想趁机“吓一吓”对手，严骥竟对着铜钩，感叹起自己的身世变化来：“想想真

有意思,我在这里挂大衣的日子,转眼,已近四十年啦!”

马昌元睁大眼睛听他讲;雷铁祥却将眼睛眯缝起来,打量着,思索着。

原来,严骥才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化了钱,让他当上了见习验船师。当初他就成天捧着《验船大纲》,跟在外国验船师背后跑厂子。这里就曾是验船师休息室。但外国人根本看不起他,经常捉弄他,欺负他,甚至打骂。他受不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终于和他们干了一仗,逃跑了。以后,就参加了革命……

听了这段身世,马昌元惊服地点着头。

严骥又膘了一眼雷铁祥,不禁一愣:只见他黑苍苍的面孔板得紧紧的,嘴唇也闭得铁紧,那眯缝的眼睛里,漾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光芒……

严骥扫兴地回到沙发上去,听雷铁祥谈质量管理情况。

雷铁祥手中攥着本子,却不用打开看。群众性的自检互检开展以来,几乎每个师傅身上都有几件动人的故事。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粗壮的手打着比划。渐渐说得兴奋起来,脸上闪着红光。

马昌元起先听得蛮有兴趣,但一想到等会儿要来的冲突,心里就不安起来,他知道铁祥的脾气,知道他不会赞成那样整顿;但不整顿怎么行呢?严骥稍微卡一下,两条船只要有一条晚下水一天,我这产值不又完了……

严骥听得不耐烦了,一会儿理理头发,一会儿拍拍衣襟,还不时地站起来在屋里踱几步。雷铁祥越讲越激动的神情,终于使他忍不住了。他微微仰起脸,喷了口烟,慢吞吞地说:“雷铁祥同志,能不能从排忧解难的角度,多谈些问题?比方说,你们远洋货轮的质量……”

“远洋货轮?”雷铁祥眼盯着严骥,思索

片刻,说道,“根据上午检验统计结果,焊接合格率是百分之一百。当然,我们还要找差距。”

严骥慢慢地摇了摇头,拖腔拖调地说:“你那个百分之一百,可靠不可靠呵?”

“不可靠?”雷铁祥抬起头来。

严骥转向马昌元:“不都是工人自己检验的吗?”

马昌元点了点头:“主要是工人。”

“工人检验,就不可靠么?”雷铁祥的神色严肃起来。

严骥站起身,很有风度地踱着步:“工人嘛,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至于他们工作得怎么样,就该由专职检验员来评定。——所以,今天远洋货轮上这种大轰大嗡的检验方法,怎么能算数呢?”

这种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使雷铁祥觉得愤怒。他站起身,压住怒火,想一想道:“你们等一下!”说完,一转身,蹬蹬蹬地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雷铁祥提着几块小黑板奔进来。他微微喘着气,恳切地说:“严局长,你今天上过远洋货轮,可你有没有到舱里去看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工人群众是怎样工作、怎样检验的?差不多每个舱里都挂着这样的黑板,这是我随手拣出来的。你看看上面的字吧!”

严骥接过其中一块,见黑板上端用黄漆写着正楷字:“质量检验情况”。下面,粉笔字一条一条填得明明白白。旁边备注栏里,写着几句话,原来是一位回乡探亲的工人连夜打来长途电话,说自己前几天烧一段焊缝时,有两根焊条好象有些受潮,请在检验时千万多加注意……

雷铁祥手指指着黑板,激动地说:“你们看看,这是一种怎样的责任感啊!——为什么就不能算数?”

“嗨!”严骥顺手将黑板一扔,不屑置辩

地仰一仰头道，“工人积极性高，可以用其它办法给予奖励嘛！但现在这种乱糟糟的秩序，连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雷铁祥将小黑板捡起，迭在一道，双手抚摸着，心里如有浪涛翻涌。他痛心，他激动，他愤怒。他明白了，眼前这个局长，是不可能被工人群众的事迹感动的；他所走的，和我们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可是小马，你为什么钻在产值里面看不到这一点？

雷铁祥眯缝着眼睛，久久地打量着严骥，终于道：“请问严局长，你准备怎样整顿呢？”

“很清楚，”严骥傲然地摊开手说，“就从这条远洋货轮开始，全部由专职检验员重新检验；检验方法，按照原来的《验船大纲》。新的《检验纲要》先放一放。你们乱发粉笔，涂得乱七八糟，哪里还弄得清真假？还有，现在焊工也不考核，我今天看了一个青年工人烧仰焊，手脚位置都不符合从前那种标准……”严骥越说越多，说“整顿”，他是三天三夜说不完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雷铁祥一直没有开腔。尽管心里火苗乱蹿，他却始终眯缝着眼，望着马昌元，希望他能从这些话里惊醒。但，马昌元误解了他的用意。

从心里说，对严骥这套计划，马昌元有些还是能够接受的。他近来渐渐发现，工人自检互检搞起来后，自己工作好象难做了，比方今天这勘探船……。见雷铁祥没吭声，他想，或许能达成协议了，这样，本月的产值也就牢靠了！于是便说：“我说铁祥，干脆！趁重新检验远洋货轮的机会，我们就拉起个一两百人的检验班子来，从此就可走上正轨了！”

“不！”雷铁祥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只觉胸膛起伏，许久说不出话来。他为战友痛心哪！憋了好一阵，才坚定地诚挚地说道，“小马！我们要是这么干，不就是恢

复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套了么？！”

马昌元一震。

严骥敲了敲桌子说：“雷铁祥同志，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了，我请你注意一下当前的风向！”

雷铁祥气愤地转过身来，走上前去，厉声责问道：“难道还要象过去那样，不准工人口袋里有一半粉笔么？难道还要让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所谓《验船大纲》，永远捆住我们的手脚么？难道你，还想要我们工人，世代代作奴隶么？！”

严骥恼羞成怒了，他咚咚地拍着桌子嚷道：“难道搞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要规矩了吗？同志，作为一个检验人员，首先就不能乱搞啊！今后要再是这样乱哄哄的话，你们检验出厂的产品，我一概不承认！”他看了马昌元一眼，又说，“包括这条远洋货轮。”

马昌元急了，瞪大眼望望严骥，又转头看雷铁祥。

铁祥反而安坐在椅子上了，眯缝起眼睛看着严骥，又看看门背后蛇状的铜钩，眼里漾着一种深刻的光泽。他出人意料地说道：“我倒想起个故事来了。严局长起先不是讲到旧社会的验船师吗？据我知道，那时验船师把大衣挂在门上，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一次，因为工厂老板在大衣里塞钱塞得少了，验船师脸一变，翻开《验船大纲》，硬把好船说成是坏船。有个老工人做了一排铆钉，明明是好的，但验船师用榔头一敲，都给敲漏了！结果，老板气极了，当场将这个工人开除，整月的工资都被扣去。以后，他被吃人的旧社会活活逼死了……”

马昌元神色有些沉痛，因为他知道，那个老工人，正是铁祥父亲。

严骥却不屑一顾地别过脸去。

雷铁祥想了想，又说：“当初，老板有他



的资本；验船师呢？就把《验船大纲》作为资本。文化大革命前的《验船大纲》，同解放前的没多大差别；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干部，竟也象旧社会的老板一样，把旧社会遗留的那一套东西当资本，也把人民给他的权力当资本。凭这些资本，想要让群众给他作奴隶，想要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

严骥猛地站起来：“嘿嘿”笑了两声：“别扣大帽子嘛，我的目的，就是保质保量把造船工业搞上去！”

“不对！”雷铁祥逼上一步，喝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明明有毛病的勘探船你要‘从宽’，而明明合格的远洋货轮，你却要卡住不放呢？到底谁对国家建设负责，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告诉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的手有力地插在桌子上，“要想夺回去？要想翻这个案？办不到！”

这时，天上的乌云压了下来，暴雨快要降临。雷声还没响。而雷铁祥的声音，却象惊雷一样，震撼着屋宇……

四

急雨倾盆……

这天傍晚，在雨声最紧的时候，船厂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雷铁祥挥动着粗壮的手臂，激动地站起来说：“即使严骥坚持不盖章，我们的勘探船也要开刀，我们的远洋货轮也要按期下水！不是象平常一样的下，而是搞得更隆重，更热闹。让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看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是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是怎样和修正主义那一套对着干的！”

大家一致同意铁祥的提议。会议开得更热烈了……

散会以后，马昌元呆呆地坐在桌旁。手指蘸着水，在上面写着，划着。他在会上受到了批评。

雷铁祥在他身边站了好久，眯缝着眼睛观察他的表情，又抬起手缓缓地摸出了半截粉笔，在他面前的桌面上，划了一个

“漏洞”的符号。

马昌元接过了这段粉笔。粉笔上，有铁祥的手印，也有青年们和老工人的手印。这是检验焊缝用的，现在，又用来检验思想和路线……

望着马昌元茫然的神色，雷铁祥在对面坐下，严肃而亲切地责问道：“小马，严骥要全面恢复老一套，你怎么就无动于衷？你为什么不想想，他的做法，和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的走资派，是多么相象！——他要把有毛病的船泡到水里，要把远洋货轮拖在岸上，他的用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

小马眼睛睁得大大的。雷铁祥翻开笔记本，摊在他面前道：“你看看吧，工人师傅们的目光，比我们要敏锐得多了！”

马昌元翻看着铁祥的记录。

雷铁祥痛心地说道：“你变了，你离工人群众远了，你开始把人民给你的权力，当成个人的资本了……”

“你说什么？”马昌元吓了一跳，忽地站了起来。

雷铁祥也站起身来，神色严肃地说下去：“你遇事，不和群众商量了；开口闭口，是‘我的产值’；为了‘我的产值’，你可以不顾国家利益，可以不顾群众的革命要求！严骥正是利用了你这一点，他是在收买你！”铁祥抬起粗壮的手臂按在小马的肩上，心情沉重地说，“小马啊，这样发展下去，象我们这样的人，也会变的！会变得象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那样，象严骥那样！”

马昌元面色苍白，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头脑里“哄哄”乱响。

雷铁祥把焊条筒甩到身前，“啪”地打开，拿出了那份套红的号外。深情地望了一阵，郑重地递给马昌元说：“你仔细看看，想想。当初，印号外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小马缓缓地接过号外，想着，想着。他确是有些淡忘了……

当初，当他们刚把全厂生产担子挑起来的时候，当走资派发动不明真相的人向他们围攻的时候，当造反派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猛听得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连雷铁祥——这个刚毅硬朗的汉子，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扬起双臂，用激动得发颤的嗓门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震天撼地……

在那个下雪的晚上，铁祥和小马搭档，赶印套红的号外，整整印了一夜。天亮了，他们跑出去一看，满脸满身的红油墨，被茫茫白雪一映，显得格外红艳。他俩哈哈大笑一阵，捧把雪花擦擦脸。红色的油墨染红了白雪，好似一朵朵怒放的红梅……

“小马啊，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号外上说的话呀！要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雷铁祥目光深沉，语重心长，又把小马从八年前带回到今天来，“我们掌了权，可这不是个人的权！不能忘记，我们仅仅是成千上万工厂主人的代表哇！”

小马仰起头来，望着铁祥那硬朗朗的脸，努力回想着铁祥这些天说的话，干的事；再想想自己……他的手颤抖起来，那是因为他懂得了：捧在自己手里的，不是一份简单的传单，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在千百万象铁祥那样人的心头，今后也将在他自己心头熊熊燃烧的火啊！

雷铁祥又掏出那本新发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放在马昌元手里。小马神色庄重地接了过去。

这时，船台方向传来一阵欢呼。他们推开窗户，见雨后的夜空，碧清如洗。勘探船上炉火正红，那是工人们在试验用“高温焊”消灭“白点”。看来，是成功了！

（下转第 51 页）

八亿征帆战狂澜

“中央决议”最英明

申 卫

天安门前战恶风，
铁拳怒砸反革命。
全国人民齐欢呼，
“中央决议”最英明。

八亿征帆战狂澜

上棉十三厂 戴育红

右倾翻案阴风卷，
天安门前恶浪翻，
红太阳光辉扫乱云，
八亿征帆战狂澜！

首都民兵真英雄

京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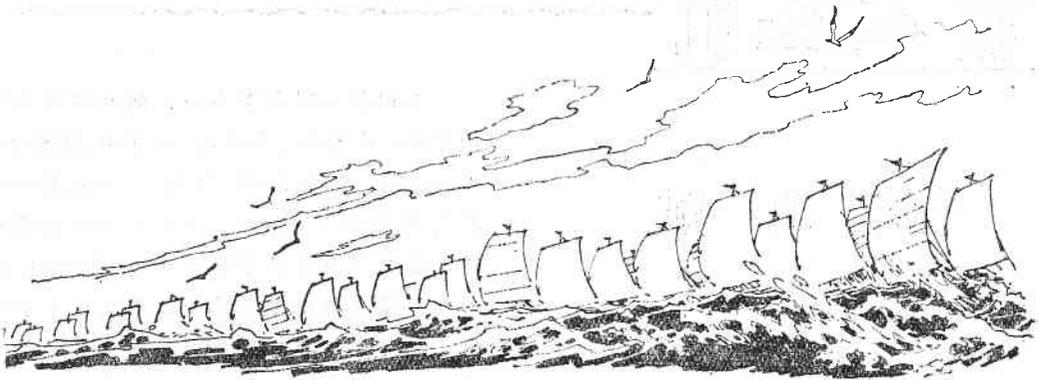
首都民兵真英雄，
天安门前立新功，
亿万军民齐奋起，
铁流横扫害人虫！

不许你邓小平开倒车

纺织工业局 葛元兴

自称脑后辫子多，
手拨算盘“的的笃”，
秋后算账闹翻案，
四下煽风点鬼火。
毛主席领导大辩论，
八亿天兵征腐恶，
咱揪住辫子一声吼：
不许你邓小平开倒车！





劈风斩浪万里开

上海海运局 杨怀远

汽笛长啸震大海，
一江怒涛出胸怀。
声声批判邓小平！
劈风斩浪万里开。

车头就是革命号

上海警备区 毛邦杰

一路汽笛震九霄，
万仞关山身后抛，
时代列车飞向前，
车头就是革命号。

愤怒声讨邓小平

大 江

铁锤高举千钧重，
银镰疾挥快似风，
钢枪紧握刀光闪，
愤怒声讨邓小平。

船台批判会

上海造船公司 刘凤华

浦江掀起万丈涛，
大江两岸猛开炮！
谁道工厂“管得糟”，
“积重难返”须回潮？！
邓小平你睁眼瞧，
巍巍巨轮比山高。
下水锣鼓似惊雷，
无处不飞红捷报！
翻案复辟是梦想，
革命形势无限好！

千军万马批右倾

上海毛巾三厂 张帼懿

看我工农一支笔，
奋起千钧力无比，
千军万马批右倾，
天翻地覆今胜昔。



登山赋



葛军力·

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彩色纪录片，我是早已看过了的。然而今天的重看，依然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那银色的雪峰，横空出世，傲立于云海之间，它的高，它的险，千百年来为多少懦夫、庸人所惊叹，它的巍峨，它的壮丽，又引来多少英雄跃跃欲攀。你看！我们英雄的登山队员向珠峰宣战了！在他们前进的征途上，扑来了暴风，卷来了猛雪，时有刀削似的陡壁，时有狼牙般的冰棱，英雄的健儿却百折不挠，他们如盘山鹰，似凌空燕，向着顶峰冲刺。好啊！上去了，上去了，胜利了，他们抖开了五星红旗，鲜艳的红旗在地球之巅猎猎飘扬！

我喜爱这部影片。它使我振奋，也令我深思。

我们的祖国是多山的。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井冈山、夹金山、六盘山、宝塔山，山山相连，层峦叠嶂，真是“一山放出一山拦”。从这个意义说来，我们革命的老前辈不也曾经是勇敢的攀登者么？正是他们，用鲜血、用生命征服了革命道路上的千重险峰，把五星红旗插在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可是，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当我们登高望远，纵览人类社会发展的漫漫长途时，我们就可以发现：革命前辈用了大半生乃至毕生精力攀登过来的，实际上是一座大山，它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人类社会正象山的一峰高似一峰，从一场革命走向另一场革命，从一种社会制度走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组成一幅比一幅更为雄伟、更为壮观的历史画卷。无限风光在险峰。今天，我们正前进在社会主义的高山上，我们还将接过老前辈手中的火炬，向着人类历史的“珠峰”——共产主义步步攀登。你听，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重上井冈山”，不是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召唤么？

今天的攀登，是一次意义更为深刻的进军。天下山脉各各不相同，有的悬崖陡峭，怪石嶙峋；也有的貌似平坦，实则坎坷不平；可谓千姿百态。我们今天所攀的山有什么特点？主要障碍来自何方？倘若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有可能迷路，甚至跌进深渊。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象在攀登珠峰的征程中时时有狂风暴雪的侵袭一样，在攀登社会主义革命这座山峰的艰难道路中，也时时会遇到飞砂走石和疾风骤雨。不



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表面上奏出了“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的靡靡之音，把充满着刀光剑影的阶级社会描画成“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佳境；背地里，却狂弹翻案的老调，恶毒污蔑革命人民“别说攀高峰，就是中峰、低峰也成问题”，扬言要组织“还乡团”进行“复辟”。不论是无形的暗流还是有形的狂澜，都是想把无产阶级登山大军从社会主义道路上一股脑儿“扭”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严肃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尖锐，无异于民主革命时期枪林弹雨的激战。走资派对革命人民的种种打击、压迫和革命人民的奋起反击不正是这样么？其复杂，则比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离了阴谋诡计是一天也不能生存的，他总是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革命人民要明辨真伪、战而胜之就愈显得不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攀登社会主义革命的“山峰”比起那攀登自然界的珠峰，更为变幻莫测、英勇卓绝。

马克思有句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是的，社会主义山道何等漫长曲折，没有轻车熟路，也不可能一步登天。然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通过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就一定能登上九天绝顶，迎接共产主义的朝阳。在暴风雪前畏葸止步的是懦夫，留恋于一山一岭的景致而徘徊不前的是可怜虫。无限风光，属于锲而不舍的登攀者！

拉车、挡车及其它



姜善坤·

每当我看见呼啸而过的列车，就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的，列车开动时那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那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何尝不是来自具有强大动力的车头？革命也是这样的车头。

历史上，有些人曾与人民一起推动过革命列车，但不久，就从“拉车”变成“挡车”了。譬如，康有为原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但后来竟堕落为保皇党了，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唱对台戏。鲁迅先生指出，康有为曾经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变成“拉车屁股向后”的丑角了。改良、保皇、复辟，是康有为的三部曲。当人民推动着革命列车滚滚向前而同他的“维新”幻想发生冲突时，他也不愿改弦易辙，于是唯有保皇，挡车了。

还有些人曾经与人民同甘共苦拉车前进，但在中途却弃车而走。君不见章太炎



么？太炎先生曾被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手”，“七被追捕，三入牢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无疑是“拉车”的英雄。然而，清政府倒台后，他以为“排满”成功，此愿已达，便退居于宁静的书斋，囿于桃花源之中，与世隔绝了。

还有一种人根本不拉车，他至多站在旁边为拉车者高声喝采，鼓动一番；兴儿上来了，也乘车游览，观赏革命盛况，当他发觉革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时，便魂飞魄散了。最典型的要算俄国的一个诗人叶遂宁。他用诗人特有的浪漫谛克欢呼十月革命：“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在他的眼里，革命象节日的焰火五彩缤纷，似五光十色的绸带令人眼花缭乱；或者如海涅想象的一样，革命胜利后，上帝在天国宴请诗人们吃精美的糕饼、糖果，开怀痛饮美酒……然而，当他发现革命却是血与火时，便从失望转向颓废，以至自杀了。

更有甚者，拉车是假，劫车是真。辛亥革命时，“南社”的一帮文人，开始好似反清的劲头很足。也算是拉了一个时间的车罢。待到满清皇帝被赶跑后，他们竟想劫车倒开两千年，返回汉朝。原来，这帮文人反清的目的是要恢复“汉官威仪”——穿着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在街上踱着方步。但革命后的情形大失所望，于是其中多数人向右转了。

康有为，章太炎，“南社”的文人和俄国的叶遂宁，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不妨称他们为不同时期的革命同路人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

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简言之，皆因他们的政治理想、世界观和革命的最终目标不同所致。“同路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革过别人的命，拉过革命的车。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又不想忍痛割爱，于是就反感，就反扑，妄图“扭”革命车头向后，成为螳臂挡车式的反动人物。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汽笛一声天地动，车轮转出新世界。人民推动着革命的火车头，飞驰吧，向着共产主义的灿烂前程！

典型化的力量



朱杰人·

一部艺术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事情，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这里



就有一段纪录这种风波的文字：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写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这是历史的陈迹了，今天读来不免使人感到可笑。可是，有谁想到，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围绕着另一部艺术作品又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呢！

据说，《春苗》放映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还有那么一种论调，斥影片为“大毒草”，骂田春苗是“极左派”，甚至悻悻然地说“杜文杰根本不是走资派”。

为什么时隔半个世纪，两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的艺术作品却引起如此惊人的相类似的反应呢？这个问题，鲁迅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艺术作品的典型化，可以“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试看《阿Q正传》，由于它塑造了一个不觉悟的贫苦农民的典型，揭露了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反动和卑鄙，所以触到了那些封建遗老遗少和伪君子们的疼处，就象一脚踩到了狗尾巴，引起了一阵狂吠。

《春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满腔热情地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典型，揭露和批判了走资派的罪行，歌颂了新生事物，歌颂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它触痛

了那个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想算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又不甘心失败的邓小平的神经，于是乎泼口大骂了。骂这样的影片“极左”，攻击这样的形象为“极左派”，不正说明了他自己极右，自己是极右派吗？至于“杜文杰根本不是走资派”之论，则更其妙也。当年有人怀疑《阿Q正传》是骂自己，无非是因为他象阿Q一样，头上有“疤”；或者是因为象赵太爷一样做过亏心事；抑或如假洋鬼子那样挥舞过哭丧棒。一言以蔽之，他身上有着见不得人的“隐私”。而杜文杰呢？走资派的种种特点，种种手法，种种语言，种种心理都在他身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隐私”被揭露了，受批判了，怎能不使那至今不肯改悔的邓小平恼怒呢！

由于《春苗》中杜文杰这个形象比生活中的走资派更典型，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所以，凡走资派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于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便感到混身不舒服，触景生情了——打在杜文杰身上，痛在他心里啊。因为，杜文杰做过的，说过的，想过的，他也都做过、说过、想过，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本来，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悔改，人民是欢迎的，也不会再去揪他的辫子。问题是那些不肯改悔的人，他们总想算文化革命的账，翻文化革命的铁案，于是搬出了老祖宗“项庄舞剑”的战法，大骂春苗为“极左派”，为杜文杰大翻其案了。但是，翻案不得人心。《春苗》里的杜文杰被广大群众愤怒声讨，极端孤立地龟缩在角落里的镜头，不就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受到群众的严厉批判



而显得十分孤立的情景相仿佛么!

从《阿Q正传》引起的风波到围绕《春苗》进行的斗争,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就是文艺作品典型化的力量!

泥 沙 辨



陈关龙·

大江东去,浪涛滚滚,汹涌的激流,冲击着残渣余孽,荡涤着污泥浊水,奔腾呼啸,勇往直前。但是,在湍急的江水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卷入激流的泥沙,有的逐波而下,随着奔腾的激流汇入大海;也有的却与那些残渣和污泥融合起来,不断地加重自身的份量,慢慢地沉入江底,甚至堆聚起一座小小的暗礁,妄图阻止激流的前进。

在生活的革命的激流中,也不乏有各种各样的泥沙,如同鲁迅所说,每一革命部

队的突起,战士“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因此,有的成为继续革命的战士,有的却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故事影片《决裂》中的副校长曹仲和,就是这样的半截子革命家。

曹仲和并不是个无产者,而是个“有产者”,因为他是把文化作为资本的。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入股”,作一桩买卖。几十年混迹于革命激流的经历,可以提高他自身这个商品的价格。随着革命的发展,这粒泥沙所吸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污泥也越来越多,终于脱离了革命激流,沉入江底。他象小私有者那样盘算着自己随着革命激流前进过的路程,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于是就以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来向党和人民作“等价交换”,要名誉,要地位,要优待券,建设起“安乐窝”来了。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便完全沉没于江底了。

从曹仲和的身上,又联想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革命的激流,把他们的身子卷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的脑袋、他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他们参加革命,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因此当他们当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了汽车,有了种种特殊的享受,就要保护既得利益。随着社会主



义革命革到了走资派的头上，打碎了他们的坛坛罐罐，批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们就反感，就反扑，掀起反革命复辟的逆流，妄图阻止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但是，“翻案不得人心”，“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泥沙的沉没，最多只能泛起几个泡沫，增加几个漩涡，并不能阻挡革命激流的向前。因为“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

从“不是奴隶”到 “做‘星期五’”



高义龙·

反面教材也颇值得一读。最近看到两部苏修写“教育改革”的作品，便长了不少见识。

一部小说嘲笑了一个口号：“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这个口号在十月革

命后的学生中曾广泛流传，并曾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赞赏，如今却被当成“过时的”、“保守的”东西加以奚落了。什么最时髦呢？一个剧本让学生对一个号称“改革家”的教师表白：“你做鲁滨孙，我做‘星期五’！”把“做‘星期五’”当成奋斗的目标和无上的光荣，不能不令人惊叹！

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星期五”已经很陌生了。“星期五”，是英国作家笛福在十八世纪初写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一个奴隶。他被写成个“未开化”的人，只会俯首帖耳为主人创造财富，受剥削、受奴役也无动于衷。“星期五”这个名字，浸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奴隶的血和泪。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谁想到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星期五”竟会象那些五光十色的荣誉称号一样，受到青年的歌美呢？

“我做‘星期五’”（读作“我做奴隶”更准确些），与“我们不是奴隶”针锋相对，泾渭分明，标志着两种教育制度的对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一再提出要废除旧的资产阶级教育，要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不是奴隶”，正体现了这种打碎剥削和压迫的枷锁、埋葬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做‘星期五’”，却意味着把镣铐重新锁在人们身上，妄图要广大无产者心甘情愿地供一小撮鲁滨孙们驱使。这是什么？是对列宁的背叛，对十月革命的背叛。

从“我们不是奴隶”到“我做‘星期五’”，说明苏联的阶级关系变了，社会制度变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早已变



了。有什么社会制度，就会有什么教育制度。每个阶级都会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对教育提出要求。苏联现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要想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都驯服成为“星期五”，这就正如列宁当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时指出的那样，他们“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通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这伙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新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比鲁滨孙还厉害，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要通过法西斯教育培养一小撮本阶级的接班人，即打手和鹰犬；更要训练一批恭顺而能干的奴隶，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如同鲁滨孙没有“星期五”就没法过日子一样，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离开雇佣奴隶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当然，让学生以“做‘星期五’”为荣，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如意算盘罢了。苏联的青年、苏联的人民是不会甘心做“星期五”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叛徒尽管会得逞于一时，但决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国际歌》的战斗召唤必将激起苏联人民奋起推翻新沙皇，总有一天，他们又会自豪地喊出：“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



光明与黑暗



陈大康·

塔斯社消息：

苏共召开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宣称，苏联生产“迅猛按比例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总之，一切很好，“充满光明”。

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更肉麻地吹捧说：“真正的太阳不是从东方升起的，而是从北方，从俄罗斯升起的”；是勃列日涅夫帮助创造了“我们头上的晴朗无云的天空”。

正是在这个时候，《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十六岁女孩爱丽米拉的信件，她说：“生活里不都是蔚蓝色的和玫瑰色的色彩。可惜还有很多黑色的。……书本和生活是不同的两回事，它们同路并行，然而中间却有一道鸿沟。”

“太阳”与“晴朗无云的天空”，足证勃



列日涅夫的“充满光明”不妄。但这“光明”与人民生活之间有“一道鸿沟”，照不到。同一国度，面对同一现实，结论截然相反。光明乎？黑暗乎？

一名长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写道：

“俄国的上层看清了前途，明白前途美好。他们乘坐小轿车风驰电掣般从红场驶往老百姓不准入内的、供应精美食品的商店，驶往豪华的乡间别墅。”他们的收入高得“没法估算出来”，他们给子孙“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

苏修报刊透露：

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头头压迫加丽雅等青年女工，加丽雅不顺从就被赶出工厂并被夺去公民证。她找不到工作与生活出路，“在另一个城市漂泊了两个月”，自杀了。

有轿车、精美食品、豪华别墅是一世界，受压迫、被赶出厂门、无法生活是又一世界。前者“光明”是无疑的，后者“黑暗”也是无疑的。这个对立，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有一家杂志估计：

苏联“享有特权的新贵的人数有一百多万，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大概得有数百万。”这个数字与苏联两亿四千三百九十万

人口相比，原来在苏联，感到“充满光明”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五。

莫斯科电视台播送二十五大的音乐节目，其中有四、五岁小女孩的独唱：

“愿永远有太阳，愿永远有天空，愿永远有妈妈，愿永远有我。”

歌是小孩唱的，词是大人作的。又是“太阳”与“天空”，显然是在为“充满光明”而高兴。但每句都是“愿”字领头，又显得他们对“光明”能否“永远”还没把握，于是就只好祈求了。

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唱着这样的歌去攻打冬宫：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列宁全集》第九卷一八九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劳动群众现在正奔向光明和自由，准备以后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把人类从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

反抗剥削与压迫，争取光明与自由，是苏联无产阶级光荣的斗争传统。但他们的光明一到，勃列日涅夫的“光明”就该完蛋。这样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只要主义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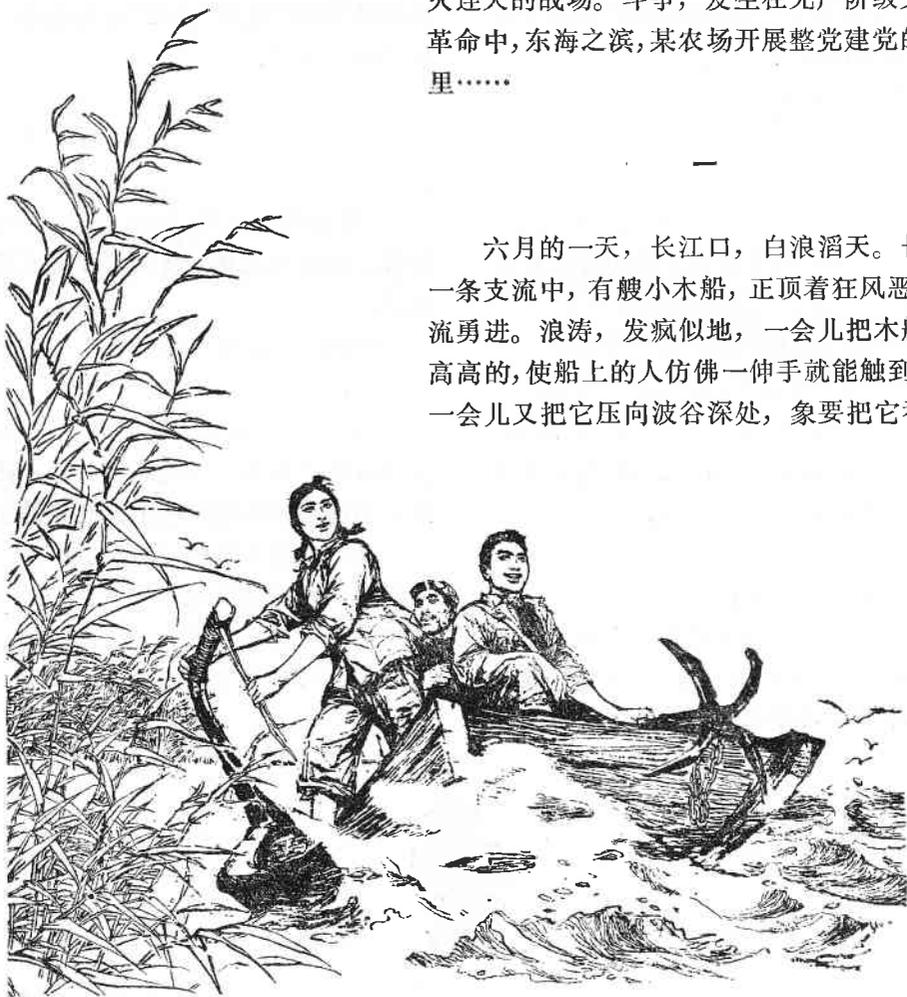
(征文选载)

杨代藩

这里,不是敌人屠刀林立的监狱,也不是炮火连天的战场。斗争,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东海之滨,某农场开展整党建党的日子里……

—

六月的一天,长江口,白浪滔天。长江的一条支流中,有艘小木船,正顶着狂风恶浪,激流勇进。浪涛,发疯似地,一会儿把木船托得高高的,使船上的人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云层;一会儿又把它压向波谷深处,象要把它吞没。



摇橹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个儿不高，稀稀的头发，用橡皮筋束成两条小小的辫子，裤脚管卷齐膝盖，光脚丫子叉开着，稳稳地站在舱板上，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挂着水珠的眉梢，凝聚着迎战狂澜的勇敢和沉着。

零零星星的雨点，开始啪达啪达地掉下来。

身后，一个斜背挎包，脚穿塑料凉鞋的小伙子，着急地看着手表，问：“火辣子，六点钟以前，赶得到场部吗？”

被唤做“火辣子”的姑娘头也不回，斩钉截铁地应道：“赶不到，杀我头！”她拼命摇橹。

小伙子挑战式地追问：“翻船，怎么办？”

浪尖上，响起了“火辣子”哈哈的大笑：“游泳，比不比？”

船尾，一个掌舵的中年汉子，衔着早被浪花打灭的烟头，对小伙子说：“姜帆，不是我李三喜偏心，要比，你比不过火辣子。”

这话不假。姜帆是六八年刚进场的红卫兵；“火辣子”呢，已经是跟海潮、江涛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围垦”了。她的真名，跟她的外号一样，有点特别，叫夏党恩。那是上海解放那年，她刚出世，娘说，没有党，这女孩准定和她哥、她姐一样地死去，取名，就叫“党恩”吧。十三岁，夏党恩小学毕业，正逢我们党号召全党大办农业，她闹着要跟阿舅去海岛围垦，农场场长胡鑫说：“你？回家跳牛皮筋去吧！”夏党恩咋呼开了：“我小啊？我小啊？人家刘胡兰，才比我大一岁半哩！”她偷偷溜上阿舅乘的那条轮船，一到农场，任人怎么撵，她也赖着不走啦……打那以后，在沼泽地割芦苇，她咋呼着给大家鼓劲儿；胡鑫骂青年工人是“只会造粪的机器”，她咋呼着跟胡鑫顶；文化大革命中，

她咋呼着，把胡鑫签发的回城户口迁移证，用铅丝穿成串，挂在刘少奇的漫画上示众……她嘴不饶人，人们喊惯她“火辣子”。不知不觉地，“火辣子”在斗争中成熟了，长期学习毛主席的书，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使她形成性格特征的另一个侧面——深思。她没有上过中学；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笔记已经写了厚厚五本。她字迹依然带着小学生那种稚气；写的文章却“辣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工作职务上，她是场政宣组长；在目前举办的整党建党学习班中，她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代表、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

今天，整党建党学习班关键性的大组交锋会开始了，将讨论场革会主任胡鑫恢复党组织生活的问题。夏党恩特地摇船到驻在秋雁岛的“五七”连队突击排，把那里的群众代表姜帆和老党员李三喜接到场部参加评议。因为，胡鑫在结合进革委会不久，就到秋雁岛蹲过点，把姜帆他们几个冲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流毒最厉害的青年，打成“反对新生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又把支持姜帆他们的连队指导员李三喜撤了职，另外派了个叫裴君的“得力干将”去挂帅。这一事件虽然后来平反了，但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所以，整党建党学习班一开始，市里派来担任场党核心小组组长的潘峰，就指定秋雁岛要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料，昨天，偏偏在节骨眼上，裴君突然叫两名代表回岛去“汇报情况”。潘峰接连打两个电话去催，裴君起先推说江口突然起风浪，行船有危险，代表出不来了；后来，又说队里木船坏了。夏党恩知道后，咋呼开了：“搞啥鬼名堂！我摇船去接！”

政宣组副组长秦梅珍，年纪和夏党恩一样大，跟夏党恩同一天打的入党报告，是个短发、圆脸、细心眼儿的姑娘。她扯扯夏

党恩的衣角：“辣子，风浪太大，你……”夏党恩说：“怕风怕浪，我就不叫火辣子！你没听这故事？有个女共产党员，接到一个任务：到敌后去，恢复被叛徒破坏了的党组织，要穿过敌人密密层层封锁网……”秦梅珍打断她：“眼前问题的性质不一样。”“为了党，不怕死，这一条，到哪也一样！”“嗯！那，我和你一起去！”“不。我怕六点钟会议结束以前，我们赶不到场部，你留在家，准备一部拖拉机，到路口来接我们！”“好！”

……雨，越下越大。木船，乘风破浪，绕过老鼠礁，闯过三鸿沙的旋涡，终于，从浅浅的野蒿滩上驶向岸边……三个人象打仗一样，冲向早已停候在路口的拖拉机。

秦梅珍坐在车斗里，热情地把备好的三件雨衣塞给他们。

夏党恩跳上车斗，人没坐定，就大声询问正在进行的交锋会的情况。

秦梅珍“哼”了一声，说：“胡鑫的态度，也实在叫人看不过去，连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他都想混。”

姜帆一听，火冒三丈：“和他辩！”

李三喜鼻子里重重地“唔”了一下。

拖拉机“突突突”地吼着，再加上雨帽遮耳，对方说话，不容易听清。夏党恩把嘴唇凑到秦梅珍耳边，和她商量：“梅珍，记得不？上次在打字间，胡鑫对我们俩讲的那些话？”

秦梅珍听夏党恩一提那件事，就激动起来：“谁听不出？他对文化大革命一肚子怨气！哼，还算共产党员呢！”

夏党恩举手在脑门前一掏：“要把他这里的垃圾，挖出来！哎，梅珍，我们俩找他先个别谈一谈。”

“我们俩？”秦梅珍惊异地看了夏党恩一眼，“这，合适吗？”

“那些话，只有我们俩听到。先找他本

人谈，启发他自觉在会上亮思想，挖根子。”

秦梅珍低下头，没有作声。

“有意见？”

秦梅珍还是没做声，想着什么心事。

夏党恩一把搂住她，使劲地摇着：“你这个人呀，一直喜欢冲冲杀杀的，今天是怎么的啦？”

二

大组交锋会，已经开了大半天。

这是办公大楼底层的大会议室，里面团团转转坐满了人，连伸一伸腿都困难。八扇窗，敞开着，有人趴在窗台上，不时朝屋里插嘴。两道门，也敞开着，挤不进来的人，就端条板凳坐在门口走廊里听。人们本来就争得面红耳赤，再加天热，好多把芭蕉扇哗啦哗啦晃动着。

胡鑫五十岁不到，穿一身打着补丁的布中山装，听别人发言的时候，喜欢垂下眼皮，斜视下方。他手捧笔记本，上一摇一晃，正在表态：“今天的会议，唔，对我教育很深……”他一条一条地谈着认识，最后，不得不提一提秋雁岛问题，“在秋雁岛的整顿上，虽然我们蹲点小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哎，不过，在具体掌握政策上，有过火的地方，这个责任嘛，主要应该我负……”

“别忙！我问你：谁大方向正确？”夏党恩他们赶到，湿衣服也顾不上换一换，挤在门口，听了一阵，姜帆沉不住气了，嚷起来，“我们红卫兵一来，自己动手盖草房，你叫拆；我们支援兄弟连队战草荒，你说还得靠雇民工；我们挑灯夜战义务劳动，你说不发加班费难调动积极性；我们顶你，你说‘别用用心’，整我们材料，逼我们写什么交代、检查，甚至把我们的战友关起来，这叫大方向正确？……你不认错，一万年，我们也跟你斗下去！”

胡鑫朝这个“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白了一眼，慢吞吞地说：“请注意时间界限。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指了指窗外正楼门前农场革命委员会的红字牌子。

一个老干部把桌子上的文件一卷，故意说反话：“这么说，我们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请——不要曲解。”胡鑫垂下眼皮，想了想，振振有词地说，“今天，反正是党的会议，大家可以敞开心思想谈一谈嘛。‘九大’都开过了，各方面工作，要不要走上正轨？秩序要不要恢复？生产要不要搞上去，哎？同志们，这就是我去秋雁岛抓点，所考虑的问题。”

李三喜咳嗽一声：“我啰嗦几句。”他拖长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姜帆他们，冲得对，杀得好！你不站到他们前头去扛红旗，倒站在对面挥大棒，你这党员，够格吗？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李三喜朝墙头一指：

毛主席语录：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李三喜接着说：“可照你那样说，‘九大’以后，我们党的任务可以变了啰？”

同志们一个接一个，用自己学习毛主席建党纲领的体会，来批判胡鑫的错误思想。

潘峰点着一支烟，冷静地注意着会场上的情绪。他四十来岁，中等个儿，方脸，一口山东话，并不急于表态，只是在关键的时候，提几个启发性的问题。现在，在气氛热烈的会场上，他把视线转到了夏党恩身上。

夏党恩——这个爱开炮的“火辣子”，这阵却出人意外的缄默。她湿漉漉的头发、湿漉漉的衣服，挤到记录员身边，仔细翻阅

着前面的会议记录，倾听着各种人物的发言，眼睛一眨一眨，眼神，看上去象闪着波光的海洋一样，很深、很深。

最后，她听到胡鑫再一次表态了：“通过刚才同志们的帮助，我才意识到：秋雁岛的问题，过去，我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而是过份侧重于生产的角度，这……我准备一下，愿意作进一步检查。”

屋子里哄闹起来。有人站起身，只得潘峰宣布休会。

“等等！”夏党恩一声喊。会场又一下子静下来。她的声音，轻而严厉：“老胡，侧重于生产的角度，这是你心底里的话吗？希望你下一次检查，不要再打埋伏……”

潘峰满意地点点头。

胡鑫刚想喘口气，被夏党恩这一喊，又垂下眼皮，心里一阵乱跳……

……

一个小时以后，夏党恩换了件干的蓝布衫，想约秦梅珍一块儿去找胡鑫谈心。

秦梅珍坐在床沿边，缠弄着衣角，为难地说：“我总觉得，这样去谈，不大妥当。”

夏党恩问：“有什么不妥当？”

“你看：第一，胡鑫不是叛徒；”秦梅珍扳弄手指头，分析着，“第二，不是特务。没有政历问题，对革命有过贡献，再怎么批，也打不倒，党组织生活迟早得恢复，说不定，今后仍旧要担任重要工作……”

“瞧你婆婆妈妈的！不逼他把脑袋瓜子好好清一清，让他带着对党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肚子怨气，在党内担任重要工作，你放得下心来？”

“那些话，是胡鑫跟你、我私下里讲的呀，今后……”

“正因为胡鑫心底里的垃圾货，还没有在大多数同志面前亮过，就更有必要端出来见见太阳嘛！”夏党恩热络地勾住秦梅珍的肩膀，“走走走，一起去！”

走到门口，秦梅珍又停下来：“你先去，我把会议简报发了再来。”

当夏党恩出现在胡鑫宿舍门口的时候，他正把一包酸梅精抖进茶缸。见到夏党恩，他顺手把茶缸递向她，又拿起桌上的冷水壶，极力想把气氛搞缓和些，说：“呵，你这火辣子一来，屋里就更热啰！哈哈。”

“嗨呀，我不爱喝这玩艺儿！”夏党恩把茶缸放回桌子上，开门见山地说，“老胡，我给你带来点东西，清醒头脑，比这酸梅精顶用！”她严肃起来，拿出一叠从秋雁岛带来的突击排战士批判胡鑫的大字报底稿。刚才，在船上，她用塑料纸小心地把它们包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儿没让雨淋湿。

胡鑫漫不经心地翻着底稿：“啧啧，这些小鬼，记性真好，哎？有些话，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肚皮里的东西，还是亮出来好。譬如，上次你在打字间讲的那些……”夏党恩直通通地把话“射”出去。

“什么打字间讲的那些？”胡鑫一惊，猛侧身，视线恰恰与夏党恩那辣人的眼光相交，他象触电一般，赶快垂下眼皮。

“这，你是决不会忘记的，我今晚就专为这事找你。”夏党恩讲起了那件事——

……那时，潘峰同志还没来场。胡鑫正在秋雁岛蹲点。一天晚上，他回到场部，在打字间里找夏党恩和秦梅珍研究政宣工作，吹起了在秋雁岛的工作“成绩”，越讲越得意，漏出了一句：“哼，姜帆那种斗惯别人的人，现在也要叫他们尝尝挨批斗的味道。”夏党恩和秦梅珍尽管一时还不清楚胡鑫在秋雁岛上究竟搞了些什么，一听这话不对头，当即指出：这种情绪很危险！胡鑫满不在乎地说：“你们两个，也在领导地位上了，要学会从领导角度考虑问题，哎？对姜帆这种人，不压下去还得了？我是不怕犯错误的，已经到这地步了，大不了怎么样？总

不见得开除我党籍吧？”……

“你说那话，明明是对文化大革命、对党和群众有怨气，哪仅仅是‘侧重从生产的角度考虑问题’？”夏党恩联系下午胡鑫的辨白，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问题，就象根钢针，刺进胡鑫内心深处。

“哦？”胡鑫想笑一笑，却笑不出来，“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不记得了？”

夏党恩愤怒了：“要是只有你、我两个人在场，你也许可以赖账。当时，秦梅珍也在，可以作证！我们当场还跟你大吵了一场呢！”

“她……人呢？”胡鑫试探地问。

这时，窗口，一个人影一晃。这是秦梅珍。她发完简报，走到这里，刚想进屋，一听这句话，转身就走了。她不愿意说假话，可又不想过份触犯胡鑫。

“你一定是弄错了。”胡鑫走到窗口，语气更重地补一句，“一定是弄错了！”他猛回转身，狠狠指着夏党恩，“小夏，这不是开玩笑，说出这种话，你要负责的，哎？”

夏党恩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你再考虑考虑吧。老潘说过，这次学习班，要启发自觉革命。反正，事情总要和群众见面！”

她走出去，“嘭”地一下关上门。

胡鑫把门栓一插，木头人似地呆了半晌，琢磨着：得想办法堵住两个黄毛丫头的嘴，要不，一“咋呼”出去，事情就麻烦了……

说实在的，对夏党恩这样的“火辣子”，他早就看不顺眼。这区区小学生，动不动就谈什么党、谈什么主义，懂什么呀！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能当上政宣组长？他想：“眼下，你们凶，我恢复党组织生活，得过你们这关口；等熬过这一阵，你们要入党的时候，那可由不得你们了。”

他提起水壶，把冷水冲向茶缸里的酸

梅精……

三

第二天，学习班日程是分头准备发言稿，晚上继续开大组交锋会。

一早，胡鑫把夏党恩叫去，严肃地说：“个人意见归个人意见，革命工作归革命工作，哎？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配合把日常工作搞好，也是对我们党性的一个考验。”

“有什么任务，你就交吧。”夏党恩不喜欢他拐弯抹角的。

胡鑫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稿件，说：“老潘不是叮嘱文艺小分队配合整党，‘七一’以前搞些有战斗性的节目吗？正好，有人送来个小戏剧本，我看了一下，不错，对自己教育也很深。确实，共产党员对一切问题，是应该从党性的高度去认识，哎，剧本对这一点，阐述得不错。你拿去，在文字上作一些修饰，交给小分队排演吧。”

小分队本来就是政宣组分工管的。夏党恩接过了剧本。

胡鑫送她到门口，指指剧本：“认真看，认真想，认真改，哎，不是在学习班后期要发展一批新党员吗？就要在日常的革命工作中考察。”

夏党恩回到政宣组房间，一口气看完了剧本。很明显，这个小戏，是以秋雁岛上的斗争为背景写的。尽管地名、人名都改了，还是看得出，它完全颠倒黑白，为胡鑫的蹲点“经验”歌功颂德；把冲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流毒的青年，污蔑为“极左”；把胡鑫对群众的镇压，吹捧成狠抓阶级斗争；把支持革命青年的干部，说成是在这场阶级斗争面前，严重“右倾”。最后点了题：“历史会对这场斗争作出最后的结论，证明那些与这场斗争唱反调的人，是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的！”……

夏党恩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这种剧本，别说是“在文字上作一些修饰”，哪怕是只给它添一个标点符号，也是对错误路线投降！要不改呢？胡鑫显然是想借剧中的话来威胁自己：别“唱反调”了，小心犯错误，想不想要“共产党员的称号”？

“无耻！”夏党恩猛击桌子，“霍”地站起身，准备去向潘峰汇报。

秦梅珍急匆匆进来：“火辣子，刚才老胡找我谈了，说有个剧本在你这儿，叫我和你一起在文字上修饰一下。”

“哦！他又找你了！”夏党恩把剧本递给秦梅珍，“你看看！”

秦梅珍看完以后，抬起惊愕的眼睛：“这算什么东西！不是写的秋雁岛吗？胡鑫明明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他观点相反，为什么叫我们来改？”

夏党恩一语道穿了胡鑫的鬼胎：“一方面，想借我们的手；另一方面，想堵我们的口！”夏党恩的拳头，重重地击在桌面上。

“那……这事，怎么向老胡交待呢？”

“嗨呀，梅珍，你怎么这些天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你从前不是这样！”夏党恩又急又火。

她的目光，落到窗外对面房子的墙上，那里，以前刷的“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流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还斑驳可见。这标语，是她和秦梅珍，一个人提桶，一个人挥大扫帚，亲手刷上墙的啊！那时候，秦梅珍和姜帆他们一起，朝气蓬勃地杀进农场……

秦梅珍在桌边坐下，叹了口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知了，在窗外树上叫个不停。远处，传来了江潮拍岸的阵阵响声。

夏党恩强压下火气，深沉地说：“梅珍，记得有一次我们工作遇到困难，老潘找我们谈心，给我们看他保存的那本烈士诗抄

吗？那些诗句，鼓舞我们：去冲！去杀！革命前辈，砍头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要是党需要我献出生命，我心甘情愿。你想想，哪一次战海潮我退缩过？可现在，关系到我们的政治生命啊！”秦梅珍焦急地把手掌一收，捏成个拳头，“胡鑫迟早要恢复组织生活的，而我们在他手下，还没有入党，现在，又正是关键时刻……”

“原来，是这样！”夏党恩摸到了秦梅珍的思想脉搏，激动地说，“是的，肉体生命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决不可丢！”她挥动着的双手，突然停止在秦梅珍面前，摊开掌心，做出询问的姿势，“问题是：一个革命者，怎样才真正称得上具有政治生命呢？”

秦梅珍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夏党恩严峻的脸神。

潮声，越来越响……

姜帆和李三喜冲进屋，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姜帆嚷嚷着：“火辣子！你约我们一起来审查小分队的节目，快去呀！”

夏党恩顺手把剧本扔过去：“这里，正有一个！”

李三喜抓过去一看，认出了：“怎么？是裴君的笔迹！”

裴君是旧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在某局机关，后来随机关支农队来农场围垦，因为同胡鑫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合拍，被胡鑫看作得力干将。在秋雁岛的斗争中，他扮演了可耻角色。现在抛出这个剧本，用意是十分清楚的。

姜帆和李三喜当即要把剧本拿去，写批判稿。夏党恩关切地说：“听说你们连夜准备今晚的发言稿，通宵没合眼。今天，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李三喜说：“火辣子，看看你自己熬红的眼睛……”姜帆说：“我们抓紧时间写，写好了，马上连本子带批判稿一起给老潘看去。”他们俩出去了。

夏党恩望着他们的背影，深情地说：“过得硬！梅珍，姜帆曾被修正主义路线打成过‘反革命’，李三喜被撤掉了指导员的职务，你能说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被砍杀了吗？不！他们的生命力，在党的事业中，越斗越旺盛！”

……

晚上，继续开交锋会。因为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更多，改在大礼堂开。

主席台上，胡鑫坐在潘峰身边，脸上竭力摆出从容自若的样子，一双手，却下意识僵硬地插在裤子口袋里，把口袋布抓得紧紧的。他紧张地注意着一个个小组的代表跳上台发言，深怕夏党恩和秦梅珍会跳出来，揭他的疮疤……直到最后一个小组的代表讲完话，潘峰宣布胡鑫发言时，他的手才松弛一点，舒了口气：看来，白天那一手，对付“火辣子”那种青年，还是有效的，这种“激进派”，不怕苦，不怕死，就怕入不了党……胡鑫猜测，今天这一关一过，检查就算混过去了，恢复党组织生活也就在眼前了，那以后，……他走到讲台前，用一种十分沉重的语气，讲起来——

他说，这次学习班对自己触动很大。他工作做得不够，有不少缺点，对不起党对他多年培养。在这即将恢复组织生活的时刻，他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党的情景。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敌占区寄来一张某大学的聘书，要他离开艰苦的斗争环境，去当助教，他毅然回绝，在聘书上奋笔疾书了一行字：“国将不国，个人何以谋生！”……说着，他从文件夹里，取出那份保存了近三十年的聘书，在台上扬了扬……

台下，人们议论着：“胡鑫今天思想谈得很深。”“我看，扯太远了，为什么不提昨天会上的问题？”“有点吹。”“看他下文，再作结论。”……

夏党恩还存着一丝希望：胡鑫从自己的历史谈起，能不能自觉地把错误的根源挖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很快，胡鑫却越讲越远，越讲越浮，完全是在标榜自己，以阻止群众对他的批判。

夏党恩不得不问坐在身边的秦梅珍：“身边有零星纸条吗？”

秦梅珍犹豫了一下，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白纸。

“嚓嚓嚓”，夏党恩迅速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签上名，把纸和钢笔一起递给秦梅珍，希望她作些补充、签名。秦梅珍想了想，咬着嘴唇，把钢笔退回到夏党恩手里，又把纸条折成长条人字形，拍拍前面一位同志的肩，请他传到主席台上。

潘峰接到纸条，看了两遍，嘴角显出了一丝微笑。他把纸条递给正讲得得意忘形的胡鑫。胡鑫喝了口水，打开纸条一看，顿时，手上的茶杯倾斜了，水泼到衣袖上，脸色骤然由红到青，感到头顶心象有几千只蚂蚁在爬，语无伦次起来。

会场哗然：怎么回事？
原来，纸条上写着：

请你谈谈：一，入党动机；二，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三，关于在整党中出现的那个剧本。

夏党恩

潘峰对着自己座位前的话筒，说：“同志们，刚才有人传来一张纸条……”他把三个问题重复了一遍。

会场鼓掌，表示赞成。

胡鑫结结巴巴，开始应付这三个问题。是叙述事情经过？是辩解？是自我批评？反正，混杂在一起，自己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又扯了二十分钟，退回到座位上。

夏党恩跳上台发言……

接着，是姜帆、李三喜、许多党员和群众代表……

四

“七一”前夕，夏党恩坐在灯下，抄录一本烈士诗抄。晚风，从海那边吹来，穿过窗户，把桌面上那几本马列、毛主席著作翻得啪啦啪啦直响……

最近，各个新党支部相继成立了，都准备在“七一”发展一批新党员。机关支部第



一批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公布了：没有夏党恩。

名单突然公布这天，潘峰问夏党恩：“有啥想法，说说。”

好久好久，夏党恩没有作声，两眼凝视着田野和蓝天交界的地平线。入党，怎么不盼，怎么不想啊？！当她胸前飘着红领巾，坐在妈妈的膝盖前的小板凳上，听刘胡兰的故事时；当她在第三围垦大队，亲眼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搞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搏斗、壮烈牺牲时；当她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听战友们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她越来越热切地向往着入党的一天啊！

沉默了一会儿，她嘴唇抖动着，轻轻吐出一句话：“我要入党。”她目光坚定，又大声讲了一句：“我一定要入党！可是，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却是一生一世。对照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决心用共产党员的五个‘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经受党的考验……”

潘峰激动地一把抓住这个青年战士的手：“好，好哇！青年人，多经些风浪，有好处！”他拿出那本珍藏多年的烈士诗抄，交到她手里，说：“今天，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继续下去，尽管和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党恩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仰不变，为共产主义勇往直前的斗志不衰！……”

这声音，在夏党恩胸中久久回响着。这阵，她正想着，胡鑫敲门进来了。

自从交锋会以后，胡鑫又受到大家多次批评、帮助，接连作了三次检查，承认了错误。在机关的党员中，他是最后一个恢复组织生活。机关成立总支时，他担任总支副书记，兼几个组室联合支部支部书记。这在他心目中，当然是一种降职。这次讨论

发展对象名单，党小组一致提名夏党恩；报到支委会上，胡鑫找出种种理由反对，什么“骄傲自满”呀，“还不够成熟”呀……向核心小组汇报时，他推说党内外一些同志有反映，准备列入第二、第三批，再做些说服工作。与此同时，又提前向群众公布了第一批发展对象名单，宣布开审批会……

“明天七月一日，开审批会，你准备一下，表表决心。”胡鑫一进屋，就对夏党恩说。

“我正在准备。”

“好嘛。不要灰心丧气，唉，只要勇于正视自己身上还存在的弱点，虚心向秦梅珍这样的好同志学习，党的大门始终是向你开着的……”

夏党恩脑海里，浮现出这一批即将入党的战友们一张张熟悉的脸：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场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小陈；那个跳到激流中抢救战友的志刚；还有那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炊事员罗老汉……是的，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少长处值得自己学习，他们是党的宝贵的新鲜血液。拿秦梅珍来说，在交锋会以后，夏党恩找她交换了几次意见，她终于接受，作了自我批评。秦梅珍拿到入党志愿书以后，夏党恩又恳切地向她提了希望，她工作的劲头比以前更足了。现在，奇怪的是：秦梅珍并不是这次入党的同志中最优秀的代表，胡鑫为什么要特意把她提出来作为榜样呢？联系前一阶段的斗争，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胡鑫走了以后，夏党恩思考着：明天，该怎样向党表决心？

她轻轻抚摸着烈士诗抄。这本诗抄，是潘峰同志的爱人，在敌人监狱里，临刑前托难友保存下来，历尽艰险送到狱外，留给潘峰的。诗抄的纸张，本来就粗糙，年长日久，辗转风雨，已经很破旧了，封皮一角，隐约可见点点血迹。里面，有的是手抄的老

一代共产党人的著名诗句；更多的，是潘峰同志的爱人和战友们，用小棍子蘸着炭水书就的……

窗外，传来阵阵歌声，时而雄壮有力，时而热情奔放，那是秦梅珍正领着文艺小分队，在礼堂里彩排庆祝“七一”的新节目。

啊，从鲜血凝成的壮烈诗抄，到战斗迎来的胜利凯歌，夏党恩眼前出现了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征途上，那成千上万奋不顾身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她渴望着成为这支先锋队中的一名小兵……

这一夜，她窗口的灯光，一直亮到长江口的水面上跳出一轮鲜红的太阳……

审批会开始了。起先，一切都很顺利，一个个同志念志愿书，入党介绍人介绍，同志们发言。忽然，在胡鑫对秦梅珍的入党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在整党学习班中，秦梅珍同志也能立场坚定，顾全大局，保持高度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经受住考验……”

一般同志都没注意，只有两个人开始坐立不安了：一个，是夏党恩，她目光敏锐地一闪，把昨夜准备好的发言稿夹回到笔记本中；还有一个，就是秦梅珍，紧紧皱起了眉头。通过整党学习班的教育和夏党恩的具体帮助，她早已认识了自己在揭发胡鑫问题上产生犹豫的错误。想不到，胡鑫竟然还会作出这种颠倒是非的介绍。秦梅珍用眼光向战友夏党恩征求意见，夏党恩正向她微微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支持。秦梅珍会意地点了点头。

胡鑫宣布：“下面，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打过入党报告的，可以表决心。”

同志们接二连三地发言。

“党外的同志也可以谈谈，怎样向秦梅珍这样的战友学习，争取下一批入党嘛。”

“火辣子，怎么哑了？”有人催促着。

胡鑫得意地捋了捋高额头向后梳

的一丝丝头发，等了一会儿，说：“如果没有人继续发言，就举手表决吧。”

“等等！”秦梅珍勇敢地站起来，“老胡，你怎么能作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介绍？你，你……”她气愤得一时说不下去。

“我接着讲！”夏党恩站起来，亮晶晶的眼珠，瞪得大大的，以无限的深情，望了望墙上的红旗，阳光射进来，照在金色的铁锤、镰刀上，闪闪发光。

人们聚精汇神，本来是准备听她表决心的。

不料，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想问一问秦梅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你说，她在整党学习班中‘立场坚定，顾全大局，保持高度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

胡鑫不露声色地说：“夏党恩同志，请你谦虚一些！”

夏党恩不理睬他，把脸转向同志们，接着说：“这个问题，本来，我已经个别和小秦交换过意见，不必在这个会上再提。现在，既然胡鑫公开作了歪曲事实的介绍，就非辩个清楚不可！同志们，大家都记得，在那天大组交锋会上，我揭露过胡鑫一次在打字间的言论，其实，当时在打字间的，还有秦梅珍同志……”

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

“夏党恩同志！”胡鑫恶狠狠地瞪着她，厉声威胁，“我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你真心实意想入党的话，首先把态度端正一下！”

夏党恩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继续说道：“关于那些言论，胡鑫已经作了三次检查，承认了错误，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大家记得，他的态度看上去何等诚恳啊！今天，他却在介绍中，偷偷塞进这样的词句，把秦梅珍在揭露他的错误问题上的动摇，说成是‘顾全大局’、‘高度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等等。这，不是胡鑫趁机卑鄙地

为自己翻案，又是什么呢？这，不是对共产党员标准的一种颠倒，又是什么呢？”夏党恩义正辞严地责问。

“夏党恩！”胡鑫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用钢笔用力敲着桌子，“不许你嫉妒同志，造谣生事，破坏今天严肃的‘七一’审批会！”

“不，让她讲下去！”秦梅珍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叫道。

“夏党恩这一炮开得好！”列席会议的姜帆喊道。

“党恩，说，说下去！”李三喜做着手势。

“我们支持你！”所有新发展入党的同志和到会的其他一些党员、群众代表纷纷表态。

夏党恩不屑置辩地看了胡鑫一眼，冷静地说：“我个人，准备接受党的长期考验，愿意在党组织教育下，在同志们帮助下，继续前进。在今天的会上，我只是建议支部，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组织我们围绕胡鑫同志的入党介绍，展开辩论。完了。”她干脆利索地坐到凳子上……

散会以后，在面临长江口的大堤下，秦梅珍追上了正大步走着的夏党恩。

“党恩，你做得对。”她用微微震动的手拉住战友的胳膊，“你问过我，一个革命者怎样才真正称得上具有政治生命呢？今天，你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

夏党恩不好意思地用脚尖踢弄着沙土，一扬头，甩了甩小辫：“我是想：一个人，要是停止了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身体就只剩下个干瘪的躯壳；一个共产党员，要是离开了为党的最高纲领进行的斗争，党籍也就成了徒有虚名的形式，还谈什么政治生命？我们入党，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

她们沿着大堤下的小路走着。

夏党恩捡起块石头，朝路边泥塘扔去：“你看胡鑫这种人，把取得党籍、保持党籍，作为换取个人权利的资本，迟早要暴露的！他留存了一张写过批语的聘书，证明自己过了民主革命关；今天，他写的那份为自己错误翻案、颠倒是非的入党介绍，恰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对党的纲领的可耻背叛！”

夏党恩拉着秦梅珍，奔上大堤。

她拿出一本红色硬封面的笔记本，送给秦梅珍。这，就是她昨夜从潘峰那本带血的本子上，抄录下来的烈士诗抄。啊，这首诗抄，书写在敌人牢房的墙头，书写在弹片横飞的战壕里，书写在一代又一代无产者的心田内，书写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书写在共产主义的千秋大业中！

翻开扉页，一行大字跳入眼帘：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夏党恩的声音在大堤上振荡：“今后，在我们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长期搏斗中，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风浪，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们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这种坚定的信仰和英雄的气概啊！”

是的，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到今天，尽管资产阶级使尽一切手腕，用屠刀，用软刀，从外部，从内部，妄图阻止共产党人前进的步伐，而共产主义真理在全世界的胜利，却是不可抗拒的！

放眼远眺，长江口，滔滔江水奔向大海，浩浩荡荡……远处传来《国际歌》雄壮的乐曲，和大潮的巨响汇成一片……

（题图、插图：施大畏）

火力与眼力

——从《会燃烧的石头》到《只要主义真》

杨代藩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火力主要应该射向哪里？

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的斗争生活在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是为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要看清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文艺的火力攻击目标，首先要看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文艺创作的火力重点，应对准革命的重点对象——党内走资派。

火力，要准，要猛，射手有一个练眼力的过程；文艺创作要反映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与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作者也有一个在斗争实践中提高认识的过程。

两年前，我和另一个同志合写《会燃烧

的石头》，想通过试验烧石煤的故事，塑造一个自觉反修防修的青年英雄——二根的形象。既然主题是反修防修，那么，就必须通过艺术形象告诉读者：修正主义的危险主要来自何处？我们为二根设计了两个对立面人物：一个，是他哥哥大根——受过修正主义旧大学毒害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连长老许——思想中修正主义办场路线余毒未肃清的党内干部。我们想通过这两个对立面人物，反映文化大革命后，反修防修的任务，就在于肃清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防止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小说定稿后，在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上，我听到一个试验烧石煤的青年，满腔怒火揭露个别领导搞倒退、复辟，扼杀新生事物的事实。我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比我小说中所写的尖锐得多、深刻得多啊！石煤小组的青年们为了反修防修、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冲破各种阻力，试验用石煤烧石灰窑，每天，轮流冒着有毒气体冲进窑去，穿着厚衣服在高温下战斗，背脊被烫伤也不下火线。试验遇到暂时挫折，有的领导干部，非但不给青年们鼓劲，反而责令停止试验，要青年们写“事故检查”，想把这新生

事物一刀砍掉！青年们愤怒地问：“这跟《火红的年代》里的白显舟，有什么两样！”这生动的事实，促使我反复思考着：为什么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严重斗争，反映在我的笔下却是一种思想差异呢？为什么我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抨击火力不足呢？因为自己眼力不够，没有看透今天斗争的实质啊！

以后，写《不灭的篝火》，我有意识地加强了对错误路线批判的火力。起初，为了把主要英雄人物梁笑烽面临的斗争写得尖锐些，主观地把对立面设计成一个潜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就在这时，全国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我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感到过去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仍然是较肤浅的。那个国民党特务因在山洞里暗藏枪枝而反对知识青年开发山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能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同时还看到：我们党内、干部队伍内有些人，他们历史上并非叛徒、特务，但是他们进城后，以为在革命征途上可以“到站下车”了；为了经营“安乐窝”，扩大自己享受的特权，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压制新生事物。他们往往是叛徒、特务的大红伞、保护人。从这个认识出发，我把小说的主要对立面改为经营“安乐窝”，丧失继续革命斗志的农场领导干部何志成；而正面人物梁笑烽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雄人物。

现在看来，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的体会还很不深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再一次锻炼了我们的眼力。毛主席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擦亮我的眼睛：走资派不仅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今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会产生、存在，他们就是我们革命的重点对象。我们的战笔，要始终对准还在走的走资派，狠狠开火！

回过头看一下《不灭的篝火》，梁笑烽与何志成的斗争，虽然也是严重的路线斗争，但严格地说，何志成这个人，还是属于害怕艰苦，贪图享乐，糊里糊涂地被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牵着鼻子走，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这个“好人”随着破坏分子的揪出而转变了。这种糊涂虫，生活中固然有，却还不足以典型地体现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的反动性、凶恶性、阴险性、顽固性和腐朽性。看！现实生活中，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步深入都咬牙切齿，搞起资本主义来，很凶，很快，比资产阶级还厉害。他们搞复辟、倒退，有纲领、有计划，是很自觉的，决不是那种被其他小爬虫牵着鼻子走的糊涂虫，而恰恰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

眼力增强了，我提笔写《只要主义真》，力图加强对走资派的火力，塑造与走资派不屈不挠地斗争的、更为高大的英雄典型。

新的矛盾又来了。小说是以整党建党为背景的，围绕着对批判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是肯定还是翻案而展开矛盾。为了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斗争的尖锐性、艰苦性，我在小说高潮部分设计了这样一个主要情节：走资派胡鑫在思想整顿时刚刚接受批判，到组织整顿阶段就大翻案，利用党内职权，对揭发、批判他的闯将夏党恩打击报复，卡她的入党问题。英雄人物夏党恩则以五不怕的大无畏精神，继续和走资派斗

争。

这样构思有利于激化矛盾，有利于在斗争的风口浪尖塑造英雄人物夏党恩，但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如何估价整党的胜利成果等等。我犹豫了。

于是，我再次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地分析了胡鑫这个走资派的思想逻辑。这个人对文化大革命一肚子怨气，一有机会就要翻案，然而在思想整顿阶段，他不得不采取守势，以便蒙混过关，重新掌握一部分权力；风头一过，他便露出了狰狞面目，猖狂地“走”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他卡夏党恩的入党，以此杀一儆百，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他的手段会更阴险、更狡猾。

这样写，会不会把走资派写得太嚣张呢？生活中，一方面，走资派是真老虎，他们为了保护 and 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总是要对无产阶级搞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让衰亡的资本主义反过来，吞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走资派又是纸老虎，他们代表没落阶级，翻案不得人心，复辟必将完蛋。我

们揭露他们，是为了斗垮他们；刻画他们，是为了反衬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刻画走资派的猖狂时，除了必须交代清楚这种猖狂之所以可能表现出来的典型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全力以赴塑造好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成千上万夏党恩那样的工农兵群众，不愿受党内资产阶级“大官”的压，要革命，要前进，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不怕压，不怕诱，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只要主义真”！胡鑫之流，就在这样的战士面前，现出了纸老虎原形！

《只要主义真》就这样写成了。从《会燃烧的石头》，到《不灭的篝火》，再到《只要主义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步深入，随着毛主席一次次重要指示的发表，我的眼力在逐步提高，笔下的火力在逐步增强。可是，距离党的需要，距离无产阶级与走资派英勇斗争的现实生活，还相差很远，还要努力作战。我决心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让战笔发挥更猛烈、更密集的火力，向走资派进攻！

文化大革命催春苗

腾建中

文化大革命催春苗，
冻土再厚压不了；
新生事物平地起，
就是冰山也掀倒！



小楼风雨

(征文选载)

王修亚



静静的小楼

小楼，其实并不小，那不过是人们叫顺口了的一个名称。在曙光机器厂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中，有的是巍然矗立的厂房、兴云吐雾的烟囱、高大整齐的宿舍。而在宿舍区中心大街的东头，江畔绿荫丛中，却有一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绿色琉璃瓦房。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建厂初期，职工宿舍刚开始兴建，来自祖国各地的职工，还拥挤在招待所、小平房和附近农民家里，这栋豪华的小楼却已经突击修建好了。一位工人师傅一气之下画了幅漫画张贴在厂门口。画中景物就是这幢小楼，上空是腆着大肚子的吸血鬼幽灵在云雾中俯瞰。这幅画轰动了一时。后来，透露出这栋楼房是外国专家为自己设计的心爱杰作。于是，工人们再看到这栋小楼时不由轻蔑地一笑。只有外国专家夫人们却满意地把它誉为“欧洲与东方艺术的混血

儿”。不久，这些洋人突然被他们的政府勒令回国。于是，他们扔下半截子厂房，卷走全部图纸。人去楼空，小楼静悄悄的，真象一只古怪的幽灵了。

后来，厂里主要领导干部开始陆续搬进这幢小楼了。事情好象是不言而喻的。房屋总得有人住么，而且理所当然得先照顾资格老、贡献大、职位高的干部。然而，有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传统的等级观念，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朱栏碧瓦高干楼，花树飘香静幽幽。此楼本为洋人造，好人进去要变修。”这样一来，“高干楼”这一称呼就很有点嘲讽的味道了。

老厂长周华搬进小楼的经过是蛮有意思的。周华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论资格在厂里是最老的。可是据说当初他对要不要搬进去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陈副部长——也就是周华爱人陈大夫的哥哥来厂视察工作时，和周华长谈了一次，具体内容外人当然不得而知，后来陈大夫透露是批评了周华的“农民意识”和“空想社

会主义”。于是，周华终于乔迁了。以后，他渐渐很少下车间和进办公大楼，家里有一间宽敞的书房作第二办公室，拨个电话就能指挥生产，何必往车间跑呢！老厂长很快爱上这栋小楼了，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规律。他早晚喜欢环绕着小楼，在林荫花间悠閒地散步。陈大夫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反正小楼里住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工程师，没有人来干扰他。

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丁香花盛开的季节，这栋小楼却开始不平静起来。是谁使一池春水掀起了波浪？是赫赫有名的劳模赵老铁。又是谁让赵老铁介入了高干楼的生活？正是老厂长周华本人。

周华住在二楼北头，下面一楼有一套空房，本来是留给即将调来的厂党委书记的。谁知党委书记调来后，非但自己不肯搬进来，还建议把空房分给房屋较紧张的工人同志。显然，党委书记对“高干楼”这个名称是十分不满意的。

这一来，惊动了“高干楼”里的一些住户，一会儿副厂长来找周华，要他“顶住”，一会儿总工程师来劝周华，要他“从长计议”，看来，他们都不想让大老粗们介入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来。周华也去找过党委书记几趟，没有成功。他想房子老空着也不好，于是就推荐了赵老铁。

说起赵老铁，与周华还是老交往哩！他年近半百，建国初期，就是赫赫有名的劳动模范。曙光机器厂破土动工时，周华指名把他从沈阳要来。他一到，把行李扔在临时作为宿舍的小平房里，就奔向沸腾的工地，一个心眼扑在厂里。按照他老伴带点夸耀的唠叨来说：“俺家这个老头子，半点过日子的心都没有……”可不，职工宿舍一批批地盖起来了，他就是不张罗着搬家，领导上几次分给他新房子，他都让给了别人。徒弟劝他别守着这破旧的平房

当宝贝啦，他瞪瞪眼睛，叫过老伴说：“老婆子，你给他讲一讲，你在破庙里，数九寒天生我那个大儿子时，是个啥光景？现在的年轻人哪，没受过苦，哪知今天的甜！”

让赵老铁搬家，全厂谁都赞成，可是谁也不相信他会搬进高干楼去。

记得几年前，周华请赵老铁去他新居作客，赵老铁上楼瞅了一眼，扭头就跑了。回到工段就喊开了：“嗨！比资本家的小公馆派头还大。单说那毛茸茸的地毯，穿咱们沾着油的鞋子敢下脚吗？那沙发呀，白得耀眼，咱这身工作服敢碰着它吗？这不是存心不让咱们工人进去吗？”接着，连连摇头叹道，“变了，变了。”于是，给大家讲开了他认识周华的故事。

那是在辽沈战役以后不久。周华来到赵老铁干活的那家工厂当军代表。三十来岁年纪，一脸笑容，一双粗手，一身使不完的劲。他和工人一起干活，哪里最脏最累，他就顶在哪里。他硬要赵老铁一家三口从破庙里搬进自己的房间，而他和警卫员拎着军用背包到办公室去睡觉……讲着周华的往事，赵老铁的泪花都闪在眼眶里了。

就是这么个赵老铁，他会搬进高干楼吗？而老厂长周华还打算亲自去动员。有人担心：赵老铁会不会来个倔脾气，说出噎死人的话来，叫老厂长下不了台，出不了屋？

于是，有一个楞小伙子一听到风声就朝赵老铁那小平房跑，探消息去了。可惜，他去得晚一点，周华和赵老铁的谈判已近尾声。小伙子从门洞里望进去，见周华正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赵老铁眉心拧成疙瘩，一声不吭，思想斗争激烈哩。突然，赵老铁拳头一击炕沿，干脆地说：“行！我搬！”

你看，怪事多不多？周华的决定已够使人意外的了，而赵老铁又跟着在大伙儿

心里添了个大问号。

眼下，赵老铁的心思还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周华却已得意地把他的盘算全部告诉了爱人陈大夫。陈大夫四十多岁，大学毕业生，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因为哥哥参加革命早，她也跟着沾光，被介绍当了厂长夫人。现在，她匆匆忙忙把丈夫的英明决策写信告诉了哥哥陈副部长。

信是这样写的：“党委书记建议把房子分给工人，老周能公开反对吗？让赵老铁住进来，一来堵住了那些嘲笑高干楼的嘴；二来凭老交情拉住了赵老铁，便于做工人工作；三来，老周觉得最重要的是，显示了咱们对有贡献的老劳模的关心，便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这不是和您经常讲的‘物质刺激’是一个理吗？”

风波乍起

赵老铁搬家那天，去帮忙的人很多。闹嚷嚷的人群，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跟着赵老铁向前走。

高干楼前树荫下，一大堆人正围着石桌玩扑克，老厂长等领导同志见赵老铁来，都站起身，欢迎新邻居。

走在前头的一个小伙子刚跨进屋子就嚷着：“呵呀！这么高级！赵师傅这下可发家了！”赵老铁忙上前拦住：“慢！请你们先把东西堆在门口吧！”接着他指挥大家把房间里的沙发、衣柜、地毯等东西搬到那间过去专家们打高尔夫球的大房间里去。有人问他：“这是领导对你的特殊照顾，为啥要搬走？”他严肃地大声说：“要了这种特殊照顾，咱还象个工人吗？”

那堆玩扑克牌的人，显然听到了赵老铁这句话。有的微笑，有的皱眉，有的惊讶，而老厂长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四个房间里的摆设顿时搬个一空，洁

白的墙壁辉映着红漆地板，显得格外宽敞。赵老铁又叫把他家的东西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就宣布搬家任务彻底完成了。他招呼老伴快烧水做饭，而老伴正对着白瓷砖砌的漂亮的浴室发楞呢！赵老铁的徒弟悄悄地对她说：“这个东西可没法搬走，你就用着吧！”“俺不要！俺受苦人出身，哪有那么娇贵！”

这天晚上，赵老铁就去拜访老领导、新邻居。一进门，老厂长热情地招呼他坐下。赵老铁瞧着洁白的沙发往后退，抖抖工作服，说：“咱这一身能坐那玩意儿吗？咱坐惯了硬板凳，坐上那个软绵绵的玩意儿，怕把骨头泡娇嫩了！”

陈大夫泡了一盏茶，用景泰蓝的小盘托着端上来：“这是特意欢迎你的。老周常常叨念你这位老战友哩！”

赵老铁端起精致的茶盏瞅一瞅：“这么丁点的茶杯！我喝水用惯了大缸大碗。”说着，一饮而尽。见陈大夫望着他抿嘴笑，他就对老厂长说：“说实在的，当年你当军代表时，咱们拿起你的军用水壶，对着嘴咕噜咕噜地喝，可比这痛快得多了！”

“你还记得那时的情况吗？”老厂长显得高兴了，摸着灰白的鬓角说，“一晃就是十八年了！”

“咋不记得？只怕你早已忘了！”

“我哪能忘？当年你住在破庙里，我帮你搬家。而今，你住在小平房里，我又帮你搬进这个楼。我始终没有忘记你吧？倒是你这些年来避开我了。哈哈！”

“说实在的，如果我避开你，就不会搬家了。只是你官儿越当越大了，管的人越来越多了，派头越……”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了！”

“当时也不轻啊！那时，你是我们党派到工业战线来的尖兵，不仅要收拾好蒋介

石扔下的破烂厂子，还要在此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办社会主义的工业，对我们党，对你自己，那时都是迈第一步哇！”

老厂长低着头，感慨地说：“是的，万事开头难！”

“可是，并没有难住你。当年，不到三个月，被阶级敌人破坏了的机器设备修理好了，在原材料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面恢复了生产，支援了前线。那时，全厂上下，闹得多么欢腾！”赵老铁沉湎在对过去峥嵘岁月的回忆中，他将椅子移近老厂长，问，“老厂长，那时你是咋干的？”

“那时我是工业战线的新兵，哪有什么经验！按党的指示办事，依靠工人群众，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对！毛主席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老厂长，你想想过去，对比现在吧！”

老厂长被赵老铁这番深情感染了，把手放在赵老铁手上，感叹地说：“多少年了，没有和那时的老同志在一起回忆往事了！”陈大夫也出神地听着他俩话旧，这时，又给赵师傅斟上一盏茶，眼光中没有了先前揶揄的意味了。

赵老铁望着老厂长，迸发出热烈兴奋的光芒，说：“老厂长，说实在的，是你渐渐地离开咱们了！”

“我?!”老厂长惊诧地缩回了手。

“对！是你！当年你天天和咱们工人摔打在一起，现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几天能见到你……”

“哈哈！原来说的这个！老铁头，你不想想：那时一个厂还顶不上今天我们厂一个车间呢！一万多人的现代化大厂，能和过去比吗？”

“厂子再大，人越多，越要联系群众。那时，你到群众中来，群众到你那里去。晚上，在你的房间里，凳上坐着的，床上躺着的，满屋子都是咱们工人。现在，你瞧瞧这

套摆设，一个穿工作服的敢来吗？”

老厂长被问得瞠目结舌。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去接电话：“喂，……是我，你说吧！……工人提出了一个新方案，那很好嘛！你去问一问总工程师，技术上的问题靠他把关。……什么？这个方案就是为了否定总工的方案？……人家是专家嘛！还得尊重他的意见。……好，就这么办！”他撂下电话，低头在房间里踱着，寻思着如何回答赵老铁。而赵老铁又开炮了：“老厂长，咱们工人在你心里的份量究竟有多么重？刚才你已经作了回答。”他指着电话激动地说：“喏，工人费了不少心血搞出来的一个革新方案，你连看也不看一眼，听说与总工唱对台戏，就把它枪毙了！你……”

电话铃又响了，老厂长拿起电话：“喂，老张？什么事？……请来吧，我等着！”他放下电话对赵老铁说：“一会儿总工程师有事来找我研究。”老厂长下送客令了。

赵老铁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闷闷地说：“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好好想想我的话吧。”周华拍拍老铁的肩膀说：“老铁头，你坦率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理解：形势在发展，生活在前进。不能拿老黄历来衡量今天的一切。”赵老铁瞪了他一眼，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厂长正在书房里批阅文件。这时，楼下赵老铁家“乒乒乓乓”钉东西的声响吵得他不安宁。他皱着眉说：“赵老铁真扯淡，晚上老作木器活！”陈大夫在一旁敲边鼓：“那天他不是说过爱坐硬板凳吗？可也奇怪，硬板凳钉个没完没了！”

话音未落，小儿子从里屋跑出来说：“妈，赵大爷是给我们红领巾钉桌凳，让我们这一栋的孩子白天放学后上他家复习功

课。赵大娘今天还给我们开了会，编了组，我还是小组长呢！妈，你看我赵大爷、赵大娘有多好！”

老厂长不由得感慨地说：“赵老铁怪是怪，可也真是个好人。”

可是，赵老铁钉的桌凳不只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而且是为了职工的学习。在他家里，如果说白天成了少年宫，晚上，就变成了工人夜校。赵老铁和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个工人业余学哲学小组，就在他家学习。他那个工段的业余学习小组也搬到他家来了。从此，高干楼不再寂静了。傍晚，工人们三五成群，涌向这儿。江风传送着喧哗的笑语，热烈的讨论。周围的花草树木也因为有更多的人来观赏而迎风抖擞。

人来得越多，赵老铁越高兴，经常摸着浓密的胡茬子“嘿嘿”地乐。大娘也眉开眼笑地忙着烧水倒茶。对这突然繁华起来的景象，楼里的孩子们为之雀跃，大人呢，有的高兴，有的皱眉。

老厂长饭后散步的习惯受到了干扰，现在，他不能悠然自得地在小楼前漫步了，跟他打招呼的人太多了。他把散步的地点挪得远些，在江堤上踽踽独行。当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受到别人的妨碍和干扰时，心里是不会舒服的。老干部毕竟有涵养，没有流露出来。

可是赵老铁不满足于和平共处。一天，他突然跑上楼去请老厂长给工人学习小组辅导《矛盾论》。他刚说出来意，立刻碰了一个软钉子。赵老铁问他：“你在延安时听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讲演《矛盾论》，你难道忘了吗？十八年前你有次给咱们工人讲过当年的感受，你也忘记了吗？”

“那哪能忘？！”

“那为啥今天不能给咱们讲一讲呢？”

老厂长把大腿一拍，说：“行！”

陈大夫忙从阳台上赶来：“不行呀，老周，你饭后散步的时间到了！”

“今天嘛例外……”

听说老厂长来讲毛主席在延安亲自讲课的故事，不仅学习小组的同志高兴，孩子们也都要听。学习地点就从室内挪到室外。那天老厂长讲得有声有色。他一高兴，就一段段地辅导。当大家听得入神时，陈大夫从阳台上俯身叫着：“老周，部里找你，电话等着！”老厂长不得不对大家说：“今天只好谈到这里！”匆匆地上楼去了。

工人们的学习，并没给电话打断，有个工人提问说：“刚才老厂长提到‘差异就是矛盾’，我倒想起了一个问题，”他指着高干楼说，“你们看，这栋小楼同周围的职工宿舍有着明显的差异，究竟包含着什么矛盾呢？”这个问题提得真新鲜，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连周围那些凑热闹的孩子也七嘴八舌地发言了，他们接过大人的话头，指出东家怎样，西家如何，摆出了许多特殊化的例子。这时，老铁也发言了。他说：“我琢磨着，这个差异眼下在咱们社会里还消灭不了，问题是咱们怎么对待它，大伙说呢？”……

晚上，周华正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陈大夫怒气冲冲地进来，对他冷笑：“你真行呀！启发大家向高干楼开火了！”

“什么？”

“是马是驴的，你不会自己去听听！赵老铁他们在大谈高干楼与职工宿舍有什么差异、什么矛盾呢！连楼里的孩子们也都在跟着揭发批判娘老子了！”

周华吃惊地瞪着她。这时，电话铃响了，陈大夫拿起电话来：“喂，是你呀，有何贵干？……我们听到了！……老头子可没这么讲，别冤枉好人！……当时叫他搬进来你不也是同意吗？……好，我跟老头子说说！”她撂下电话，转向老厂长说，“喂，你听到

吗？隔壁对你提意见了。说你让赵老铁搬来，就搅得这个楼不得清静，现在，你又逗引得他们来攻击领导干部，宣扬人家的私生活！”

“什么屁话！”

“你对我吼什么？我是如实地向你转达意见！”

周华从沙发上跳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他大概是以这种办法来压制怒气吧！

“你就知道团团转，难道你也要跟赵老铁一道，作高干楼的叛逆不成！看来，你把我哥哥的批评忘记了。”她一手扶着写字台，一手叉腰，气呼呼地说。

周华气得眼珠都翻白了。可是只得把这口气往肚里咽，怪自己打错了算盘，不该让赵老铁搬进楼来。

最后，他咬咬牙，下了个狠心：“再让赵老铁搬出去！”

可是，由于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党委里意见也不一致，周华只好不了了之。

赵老铁却在高干楼前贴了张大字报，上面写道：“……是我当了高干楼的叛逆吗？我真怕你们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勾去了灵魂，成了咱们无产阶级的叛徒！……”

在洪流中

丁香开始结籽。赵老铁搬进高干楼来，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现在，他和周华已闹到钉头碰铁头的地步了。只有孩子们还是经常跑到赵老铁家里来——尽管有的爹老子下了禁令，但孩子的腿是拴不住的。不过赵老铁虽然在小楼里掀起

了一些风波，但各家各户，还是悠然自得地过自己的日子。周华依旧在书房里下达各项命令，总工程师照样躺在床上对工人的革新建议宣判死刑……

冲决这一切的革命洪流终于汹涌而来……

一九六六年初冬，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掀起时，高干楼里，以周华为首的几个人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赵老铁的老伴对他说：“你这毛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里，还真给你闹成了！”赵老铁摆摆满是胡楂的头：“哪儿的话，哪是我闹成的，前几个月咱怎么掀不了他们的锅？群众运动嘛！”

这天，周华和陈大夫在家里商量对策——明天要开全厂批判大会了……



楼下，赵老铁家里传来一阵阵激烈的辩论声。

陈大夫咬咬牙恨恨地说：“这赵老铁，现在可神气了，当了头头，咱住在他上面，不就象坐在火山上吗？”

周华垂着头，从沙发踱到落地钢窗前，喃喃自语说：“现在，也只有他能帮我一把了……”

“你还指望他？”陈大夫苦笑着，“要是咱当初不把他往外赶，兴许……”

周华瞅瞅她：“不至于吧！我们过去……”

门，哗啦被撞开了。赵老铁出现在门口。陈大夫惊叫一声，陪着笑脸往门口迎，可是又尴尬地退回来，在椅子上颓然坐下。原来，赵老铁身后还跟着一大帮革命造反派，屋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赵老铁威严的目光扫过整个屋子，接着挥了挥手。他的徒弟立刻抡起沾满浆糊的扫帚。“刷刷”两下，两张大字报飞上了周家的门板。赵老铁向周华跨近一步，一字一字地说道：“好好看看革命造反派这两张大字报，用脑子认真想一想，明天老老实实参加批判大会！”人群“蹬蹬蹬”地下楼去了，周华软绵绵地瘫在沙发里。

门板上，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周华多年前看到过的漫画。另一张大字报上只有几行大字：

周华为啥执行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

因为周华早就不想革命了！

老革命的周华为啥不想革命？

因为官做大了，魂灵被资产阶级勾去了！

勒令：看看这幅画，好好想一想！

周华连着几夜没睡着。后来，突然住进了医院。陈大夫宣布：“老厂长高血压的老毛病发作了！”奇怪的是，厂里还有几名干部也宣布病倒。而这时已近年末，生产任务正紧。往年，为了突击生产，政治学习统统让路，名目繁多的奖金制度出笼了。今年呢？……有人从阴暗的角落里刮出一股风，说什么：“过去厂长那套不行，现在看造反派了。”

高干楼里，楼上灯光全灭，在昏黄的月色下，显得阴沉沉的，那一个个静悄悄的窗口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楼下，赵老铁的家里，灯火通明，老铁和一群工人革命造反派学习讨论到深夜，写出了《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粉碎走资派的新阴谋》的文章。立即抄成大字报，刻蜡纸，印传单，苦战了一宵。赵老铁的老伴带着一伙姑娘在旁一针一针地绣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大旗——让那些走资派瞧着吧，咱们革命造反派将如何战斗！

第二天，职工医院的革命造反派写出了一张呼应的大字报，还高高地糊在高干楼的阳台边沿。它揭露了走资派逃避批判、对抗革命而制造集体生病的阴谋。

周华被撵回家来。他帽沿往下拉着，低垂着头，匆匆穿过看大字报的人群，往楼上跑。

楼梯口，他的脚步停住了。抬起头，一个结实的老工人象铁柱般挡在他面前。正是赵老铁。周华在老铁严厉的目光下，头越垂越低，恨不得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这时，赵老铁洪钟一般的声音响起来了，调子，是极其气愤的：“看看吧，这是你们的阴谋对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赵老铁递过一叠帐册。周华伸出颤抖的双手去接。赵老铁说：“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如果你不接受群众挽救，越走越远，最后只有自取灭亡！”

革命造反派乘胜追击，查出策划这场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后台是躲在幕后的那个陈副部长。

而这时，周华却真的病倒了。因为陈副部长逼着他加紧镇压造反派，而他实在不敢再和工人造反派较量了。又急又怕，血压猛地上升了。傍晚，陈大夫匆匆跑下楼来，眼圈也哭红了：“老周，他，……如不抢救，很危险……”

赵老铁二话没说，跑上楼，朝躺在床上，面孔通红、喘着粗气的周华看了一眼，立刻拨响了给医院的电话……

第二天清晨，赵老铁走进医院病房。周华想坐起来，赵老铁一伸手按住了他。赵老铁看看周华，眼神是关怀的，又是十分严肃的。

赵老铁说：“我通知你，今天全厂召开批判走资派新阴谋的大会。”

周华眨眨眼睛，嗫嚅着说：“那，我去接受批判……”

赵老铁一摆手：“真病了，就躺着吧。”他话锋一转，严厉地说，“不过，你必须起来革命，彻底揭发你背后的黑手！”

周华避开赵老铁的目光，伸出发抖的右手，终于伸进挂在床边椅背上的上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那上面，记录着陈副部长给他的许多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秘密指示。

赵老铁推开窗户。新鲜的空气带着批判资反路线的响亮口号汹涌而来。

周华缓缓地说：“真没想到……”

赵老铁回过头：“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吗？是啊，一九四九年，你带着我们喊着口号打倒了反动派，今天你自己却成了革命的对象。为什么，是该想一想。其实，也并不复杂，就从你脱离咱工人、躲进小洋楼想起吧！”

赵老铁走到门口，又扔下一句话：“等着，我派人把你的一些大字报抄好送来！”

周华感激地目送着赵老铁走去。他突然想起了贴在家门口的那张漫画和那份简短有力的大字报。漫画上那个腆着肚子的吸血鬼幽灵在他脑子里盘旋……他出了一身冷汗，开始有一点懂了，这些年来，正是这个魔影一直罩在他头上……

常有风雨来袭

岁月，在沸腾的生活中飞快地闪过。

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工业城里，到处随风飘着一股股的芳香。这已经是九年之后了。江畔那栋小楼真正变了。楼前楼后经常摆满了自行车。这儿，成了阶级教育展览会和工人政治夜校所在地。原来小楼里的多数住户都不愿在这儿住下去了，纷纷搬进工人宿舍区。赵老铁和老厂长周华当然也搬出去，但又不愿分开，于是自己动手，修缮好建厂初期当作临时宿舍的小平房，一同搬了进去。

赵老铁成了这个大厂的党委副书记，最近，到部里参加学习班去了。

厂革会主任——也就是老厂长周华，往常都是精神焕发的，今天却又开始发起愁来。

事情说起来也巧，赵老铁前脚走，陈大夫的哥哥——重新上任不久的陈副部长后脚就到了。他在厂里兜了一圈，就把周华叫到办公室，发了一通各式各样的指示后，又扯到高干楼上。他对周华说：“搞革命化当然很好，但是让厂里的领导干部和那些工程师住在宿舍区，天天听大人吵、小孩哭，能做好工作吗？”他建议：非但要把高干楼重新腾出来，而且还要为技术人员另外造些房屋。

周华犹豫着抗议说：“这不是和过去一

样了吗？”

陈副部长嘿嘿一笑：“该一样的还得一样。”

周华认为这事重大，得和党委、特别是赵老铁细商量。陈副部长把脸一板：“这是领导的意思，你照办吧。至于赵老铁，领导也正考虑，象这样的工人同志，能不能胜任这样的大工业的领导……”

这些年来，革命对周华的教育，是他难以忘记的，他不愿意走回头路。可是，陈副部长毕竟是新上任的陈副部长哪！最后，周华痛苦而又勉强地作出了决定：照办，但是自己决不再搬进高干楼。

周华的决定刚刚透露出去，首先遇到了陈大夫的强烈抗议，“要搬一块搬，为啥咱不搬进去？”她从小舒适惯了，又在向往高干楼里的一切了。这场家庭纠纷闹得还不小。陈大夫一气之下跑到朋友家住宿去了。夜里，周华一个人在宿舍的水泥地上沉重地踱着步，思考着，思考着……

虚掩的门推开了。一阵熟悉的粗犷的脚步引得周华腾地转过身。此时，他最思念的赵老铁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面前。

“陈大夫呢？”赵老铁问。

周华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赵老铁摆摆手：“别烦，咱们到外面走走。”他象是已经知道了一切。

眼前的问题，赵老铁全都清楚。其实，在部里的学习班上，他已经斗开了。眼下，赵老铁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老厂长别再跟着错误路线跑。

清幽的丁香花香一阵阵扑来。可是，现在连周华也明白，这决不意味着生活是宁静的。不知为了啥，一见赵老铁，他原来所作的决定已经动摇了。他嗫嚅着为自己辩护说：“这次，我可不是为了自己。”

“但是，我要问你，是为哪个阶级？”赵老铁单刀直入。

周华没啥可说了，他摊开手：“好吧，你回来了，我听你的，顶着！”

赵老铁沉思着，“咔嚓咔嚓”，跨了几大步。

他们面前，已是那栋小楼了。当年周华住的房间里，灯火通明，一定是工人理论队伍在活动。

赵老铁向周华说：“要反击，坚决地反击！走，咱找大伙商量商量去！”

第二天，厂党委在小楼的政治夜校教室里，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座谈会，参加者除了工人理论队伍骨干外，还有各级干部和部分工程师。

赵老铁主持会议，周华作了长篇发言。“……我切身感受到，资产阶级法权害人不浅哪！这栋楼房就是很好的见证。最后，我还想讲个故事：记得在晋察冀边区时，我们打下了一个大汉奸、大地主的土围子，这个土围子分里外两层，外层住着长工、佃户，一色破烂的小茅房。里层是个大庄院，其中一所宫殿式的大住宅。他本来就是土皇帝嘛。前院是片广场，叫什么‘演武场’；后院是个大花园，花草果木，山石池榭，全都有了。我们打进去后，战士们自动地到外层茅屋里和长工、佃户住在一起，或露宿村头，以嫌恶和鄙视的心情拒绝到宫殿式的房子里去。营部通讯员把首长的行李安置在宫殿里，教导员克了他一顿，批评他想学李闯王。后来，要把这所房子分给外层最贫苦的人家，但贫雇农有意见：‘八路军同志不愿在那里宿营，倒叫咱们住进去，咱们也不干！’结果，还是归公有，在那里办起了抗大分校。那时，我为什么不愿在地主的豪华庄院里享受一阵子呢？因为那时我们心里时刻在想着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后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对捡了外国专家的洋捞儿，住上这么高级的房间，

反而觉得沾沾自喜呢？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懂得了，正象同志们给我的大字报所指出的那样，是官做大了，不想革命了，被资产阶级法权勾了魂去，危险哪……”

周华的话还没讲完，全场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一落，赵老铁插言：“这栋楼，由专家楼变成高干楼，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又变成了革命楼。现在，这栋楼成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有人却想让他变回去，同志们，我们能答应吗？”

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那些干部和工程师，谁都明白党委开这次会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听到陈副部长的“关怀”后，大多数人是有反感的，现在，他们谁还愿意跟着陈副部长走回头路呢！会议结束时，一份给

部里的大字报，已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

夜，渐渐降临了，小伙子们在夜校教室里抄大字报，赵老铁和周华来到阳台上，凭着栏杆，眺望全城。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工业城，天天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幢小楼在斗争风雨中的变化，不正是全厂的一个缩影吗？

周华向赵老铁身边靠靠，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传到他的身上。这是什么力量，周华一下子说不清楚，但生活告诉他：只有跟着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工人阶级走，自己的后半辈子才不会离开正确的轨道。得到这样的教训，是不容易的，而永远不忘记这教训，将是更不容易的！

远处，一片乌云向工业城上空压来，却被烟囱冒出的突突突的红光驱散了。

（题图、插图：蔡君）

（上接第 17 页）

雷铁祥拉着马昌元朝船台奔去。又纵身跃上了搭脚手的铁架，攀向高空。在夜色映衬下，在炉火烘染中，他们宛如一对矫健的鹰……

后记：第二天下午，造船工人自己设计的远洋货轮和海底勘探船，披红挂彩，双双下水了。下水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右倾翻案风宣战。雷铁祥和马昌元都在会上作了情绪激昂的发言。

严骥灰溜溜地走了。他终于没在远洋货轮的验船册上盖章。但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这次亲自出马，一来以为时机成熟，二来也因为这些年下面越闹越厉害，竟连《验船大纲》这样的“老本”都快被挖掉了！他要着手解剖一个点，让大家看看：这样闹下去，只会越来越糟。让勘探船带病下水，就是想让它长年停泊码头，今后作为“糟”的实例；而拖住远洋货轮整顿，则是准

备作“正面例子”的。事成之后，他还要“以点带面”，把八年多的老账全翻过来。哪料，第一步就被雷铁祥他们挫败了！所以他一路上骂骂咧咧，说今后要来算总账……

到了晚上，雷铁祥和马昌元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兴趣，吃过饭便跑到油印间里，一定要由他们搭档，赶印当天的简报。看得出，铁祥的动作比从前熟练多了，马昌元却显得生疏。他们身上脸上沾着鲜红的油墨，时常对视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就象过去赶印号外时那样。他们在简报右上角套红印上八年前中央《贺电》里有关的话。简报末尾，这样写着：

八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围绕着究竟谁是工厂主人的题目，今后，必然要斗上几辈子！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有毛主席党中央带领我们前进！

（题图：陆成法 插图：昭亚）



豪迈歌

峥嵘岁月放歌

(三首)

杨槐

写在与资反路线搏斗的急风骤雨里

资反路线层层围，
“反党”帽子劈脸飞，
难忘七月，
更有八月，
革命竟获重重罪！

重重罪，
有何畏？！
常作风雨行，
惯踢九霄雷！
红日给咱一腔火，
人民赠我钢脊背。
五千里大江腾怒涛，
冲散了细细回湾水！
十万里长空跃狂飙，
掀乱了小小乌云堆！

望北京，
迎朝晖……
《炮打司令部》，
胸间号角吹：
十七年阶级大搏斗，
今日总攻战鼓擂，
江山岂容黑手揽，

反修看我新一辈！
压有甚？迫有甚？
数叠险峰任横亘，
我自登高拓怀
向阳舒笑眉！

放眼眺，
好山水，
捷报飘飘下翠微。
一杆红旗指前程，
造反大军党指挥！
党指挥——
红旗猎猎飞。
红了神州，
乱了奸贼！



写在天安门广场红色的海洋里

从长江来……
从海南来……
从草原来……
——天安门广场呵，
欢聚着毛主席的红后代！

发白的军装……
火样的袖标……

紧束的皮带……
——十里长街呵，
望不尽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人浪起伏……
旗浪奔腾……
声浪澎湃……
——神州百川汇成海呵，
无穷的力量注入怀！

呵——
天安门巍巍高入云，
耸立着我们心中的司令台……
挤近金水桥，
心呵，猛烈地跳，
仰望天安门，
血呵，涌上了腮！
忽听《东方红》乐声起，
顿觉如雷的欢呼把人抬——
呵！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
天安门飞添万道彩！

毛主席在挥手……
毛主席在微笑……
毛主席缓步下城来……
——呵！

千万滴泪珠竞相涌哟，
声声呼不尽一腔爱！
千万朵红云绕红日哟，
红日和我们紧相挨！

紧相挨，
紧相挨！
顷刻间战士变高天变矮……
智慧千倍长呵，
眼界万里开！
妖风何所惧？

刀山也敢踩！
誓征战，永不歇，
绝不让神州遭那复辟灾！
幸福的时刻铭心记，
裁一片八月的红霞藏胸怀。
长安大道通天下，
大道上飞出新一代，
“造反有理！……”歌一曲，
——高原狂飙卷，
平川霹雳盖，
怒火燃江南，
激吼震关外！



迎春歌

写在革命委员会诞生的节日里

十里百里，
春上桃李梢。
千里万里，
春化雷声笑。
绿映红，
春色娇，
更喜长街飞彩虹——
“革命委员会好！”……

手提浆糊桶啊，
满怀激情烧。

振笔抒怀标语红，
一路报春闻啼鸟。
山川着雨倍青翠，
紧紧搂吻，
紧紧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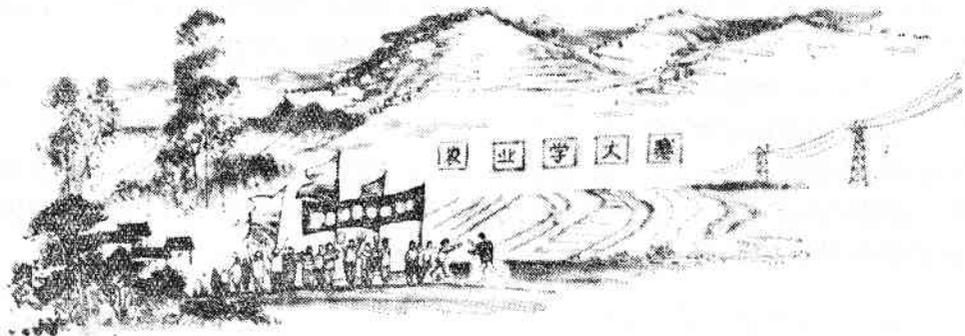
慷慨迎春曲，
牵我心中潮：
曾忆寒风凛冽时，
霜剑更冰刀……
要锁春，
谈何易？
不闻北京春雷爆！
百花消息，
腊梅早知晓。

早知晓，
迎春到！
繁花遍地看今朝，
铿锵豪情入锣鼓，
三千长锤敲还少。
最爱是万千反修大字报，
一夜尽化彩旗飘！

彩旗飘！
上碧霄！
所来步步胜利路，
所去犹有峥嵘道。
征人未下鞍，
战旗举更高，
彩笔可擎天，
横握即是矛！
斗到红旗遍人寰，
那时春，
永不老……

阵 地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工农兵学员 徐根生 董国新



引 子

这几天，江南某城的一所艺术学院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绿茵茵的草地上竖着五彩缤纷的旗帜，旗下，工农兵学员席地而坐、笑语喧哗。大道上空，红色的横幅兜满东风，“热烈欢送首届工农兵学员”几个大字是那样的醒目。大道旁“五·七”学农田里的果树上，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撒下的“良种”，已经成熟结果，是收获的季节了。这里正举行着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盛典。呵，这是个多么令人兴奋、值得纪念的节日——无产阶级自己培育出来的第一代文艺战士，从这里走出来了，走出来了，象大江的层层浪涛，排山倒海地奔腾着，流向东方，奔向四海。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我眼前展现：当院党委书记宣布批准工农兵学员项为农同志回农村工作的要求时，我看见一个满面红光、齐耳短发的姑娘大步冲上了主席台，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她面对着毛主席像庄严地举起

了右手。此时，我虽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我从她的神态中，仿佛听到了她许许多多的心里话……就在大会快要结束时，党委书记又宣布批准陈艺梁老师去项为农的家乡办戏剧函授教育班，大会的气氛又出现一个高潮，只见一个中年教师跑上台去，热泪盈眶地对着大家说：“感谢党，感谢工农兵学员的帮助，感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踏上革命的征途。”这时，全场沸腾了……此刻，我是激动的，但激动之余也有一点奇怪，陈艺梁同志我有点熟悉，他是这所学院艺术系的一位业务教师，为什么批准他去农村搞函授教育要放在今天这样的大会上宣布？为什么他把去农村说成是踏上革命征途？看来，用得上我们的一句行话，里面“定有情节”。

散会后，我找到了项为农同学，向她采访，正巧陈艺梁老师也在。项为农红着脸，眼眶里还噙着泪水，我知道此刻她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少顷，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部分日记，你拿去看看。”我还有什么话好问？日记是

自己和自己在谈心，材料肯定是丰富的，我满足了。又转过身去问陈艺梁老师：“那么你呢，是否能抽点时间给我详细谈谈你的感想？”他略为想了想说：“好吧，我也给你看一些我的日记。”我更没有什么话好问了，事情都是这样地出人意料。

晚上，在灯下。我先细阅了项为农的日记，日记中的每一句话，象一个个浪头扑打在我的心扉上，激起我澎湃的思绪。可当我看完陈艺梁的日记时，不禁为之叫绝，这两本日记合起来，竟记载着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把这两本日记，略为整理后，抄录在下，让读者看吧！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晚上，我们毕业演出的剧目《回乡》彩排了，我扮演了主角——一个热爱农村的青年。由于同学们共同努力，演出成功了。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代表着广大工农兵学员参加这场战斗的。前一时期，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歪风，说我们工农兵学员的质量是如何如何的差，比不上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这算什么话？那些别有用心、或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们，请听听今天满场热烈的掌声吧，这是给你们最好的回答。

卸装的时候，领导同志来后台看望我们。领导的勉励，给大家心中添了一把柴，欢乐的火焰窜得更高了，烧得更旺了。不一会儿，教育革命组的陈艺梁老师满面春风地跑到后台来，对我说：“小项，你演得不错，可到省一级的话剧团挑大梁了！”……

毕业，对有些人来说，往往把它作为实现个人理想的关键，视如个人前途的一步决定性的台阶。因此，陈老师的那句话，在这些人敏感的心里，确是荡起了波澜。当我回到宿舍，有人就开玩笑地对我说：“小项，你的毕业分配可以稳坐钓鱼台了。”也

有人躺在床上叹着气说：“我要能到大话剧团扛小柱子，那该多好呢！”

我一下子闹懵了。陈老师的话，对转变学生的思想起了个多么不好的作用！这句话也可能是他随便说说的，但这随便说说里，正反映了他头脑中的旧观念、旧意识。我向个别同学做了思想工作，还得跟陈老师交换一下意见。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看了毕业班的演出后，很有感触。这批工农兵学员能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演出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这些过去科班出身的人，也确是比不上的。特别是演主角的项为农，内在感情很丰富。我和她接触不多，听说她在农村插队时，根本不会表演，招生时唱个歌脸都涨得通红，可她村里的老支书介绍了她同资本主义倾向斗争的许多事迹，拉住招生老师的手说：“老师，收下她吧！俺贫下中农也要个自家的演员，收下这颗贫下中农的种子吧！”

又听说她进校后，学习很刻苦。是呵，砍柴不惜磨刀工。今天，看她那台词和身段可以断定，今后她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有造诣的演员。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要毕业了，省话剧团正缺少艺术素质好的演员，她应该数第一个。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今天有机会和陈老师交谈了一会，他对我十分热情。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他的时候，他仍然显得那样地平静，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显出他满不在乎。我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就告诉他，他的那句话已经引起了一些同学的思想波动。真没想到，他竟说：“学生之间竞争是正常现象嘛，有竞争，就会有人去钻研，刻苦钻研就会有提高，就会有人材，我们正需要为国家输送大量的优

质人材。但是大家学习的目的要明确，要防止个人嫉妒。”

啊?! 这话是多么耳熟。刚进校时就听领导、工宣队师傅说过，我们这个学校在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课堂上公开地号召：“同学们，刻苦地学习吧！‘艺术家协会’的山门，有待于你们的努力去撞破啊！”那时，学校里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们不问政治，拚命地钻在业务里，宿舍的墙上挂着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的照片，贴着画有“艺术家协会会员证”的大幅广告，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于是在“三名三高”腐蚀下展开了竞争，甚至为了争演一个主角，竟在茶杯里放进药，去破坏对手的嗓子。而今天陈老师虽然还没有说出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话，但他的话已明显地露出这样的意思：同学们，你们多钻业务吧，有了成绩就能象项为农一样，进大剧团的门了……

我怎么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我当即指出：“这是十七年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今天的工农兵学员不是那时候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我很激动，话象机关枪似地，打得陈老师十分尴尬。

交谈是在陈老师的频频摇头中结束的，他一时接受不了。我觉得，陈老师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是对修正主义那套却接受了不少。听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思想有过触动，可为什么今天又冒出来了？这和社会上刮起的种种奇谈怪论有没有关系？的确，要斗争。不斗争，这些旧思想的残余，又怎么能扫除干净呢？我这挺机关枪要不停地扫射……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小项的话，简直象挺机关枪在胡乱地扫射！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啦，什么警惕复

旧啦，够了！够了！小同志，你怎么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心情呢！我们的过去有什么好多提的？那时候路线错了，一错全错。现在是路线对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多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哪！最近，我还听说，有的领导讲，就是要刮业务台风。是啊，国家的建设，各行各业蓬蓬勃勃地发展，正需要大量杰出的人材。作为我搞这行专业的教师，怎不希望多送些业务好的同学到那些大剧团里去？一来有利于他们深造，二来更利于他们用一技之长为国家多做贡献嘛！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

陈老师错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无产阶级急需的是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这红，就要红在努力学习马列、学习毛泽东思想上，红在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投身到三大革命实践中、把自己培养成永不变色的革命接班人上；这专，就要专在一辈子为党的事业献身上，专在坚持无产阶级阵地上，专在一辈子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上。我们刻苦学习为了什么？是为了在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对着干的战斗中，更好地掌握这一门武器，决不是为了爬上“三名三高”的宝塔尖而找一架梯子。

已面临分配了，到大剧团，也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为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斗。可是就我个人的愿望，应该选择哪个战场呢？前几天收到家乡老支书的来信，信中说我们那儿有一小撮人在社会上有一股歪风的影响下，公开地跳出来污蔑革命样板戏是“人、手、口、刀、牛、羊，老百姓不要看”，所以他们又在阴暗的角落里唱起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滥调调了。

我没有忘记刚到山村的那件事。为了欢迎我们知识青年，由那些所谓“江湖艺

人”，演出《智取威虎山》片断。全村都轰动了。这里是偏僻的山村，很难看到戏，这一天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忙碌起来，卸下自家的门板，搭起了戏台。没想到这批人在台上把杨子荣丑化得不成样子，戏演到一半，老支书就领着人把他们都赶下了台。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为农，对不起，今天戏没看成，今后要看我们自己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过去不参加农业生产，到处演鬼戏，骗吃骗喝，毒害人民。

“今后要看我们自己的！”老支书的话是那样清晰地印在我的心上。啊！战斗在召唤，我应该在这个战场上战斗，大剧团让其他同学去也是一样的。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首届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我参加了他们的分配工作。

省话剧团来人要挑几名演员，我首先想到的还是项为农同学。尽管她和我争论过几次，有些话也说得很难听，但作为老师要以工作为重，不应和同学闹意气。我决定推荐她。这样，会带动很多同学为我们国家建设需要而发奋学习专业的。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今天我感到浑身格外的轻松，心里格外的舒畅，我把坚决要求回家乡去战斗的决心书贴出去了，并且抄了一份寄给家乡的老支书。

决心书一贴出，同学们都来看我，大家都热情地支持我、鼓励我，也有的为我惋惜。陈老师也来了，看他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不能理解。也许你舍不得离开你的父母，家乡观念不能太重啊。”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望着他走去的背影，心潮翻滚……我舍不得离开父母吗？是的，工人阶级和

贫下中农就是我的父母；我家乡观念重吗？是的，因为资产阶级在农村和我们争夺阵地呢！我能够离开这样的“父母”，离开这个阵地吗？陈老师啊，你怎么不理解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心呢！

三年前，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单的时候，全村的人为我高兴，家里整天开张庆祝会似地热闹。

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我和妈妈睡在一起。夜半更深了，妈还没睡着。她再三叮嘱我：“上了大学，可不能忘了养你教育你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啊！”我深深懂得妈的心思，她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切骨痛恨啊！因为我们家……我激动地说：“妈，不会的，我不会忘的。”

记得我走的那天，霞光铺地。大伙儿敲着锣打着鼓给我送行，老支书和我挨着肩走着，他拉着我的手说：“俺山沟沟也要出演员啦！等你回来，俺也办它个剧团，把俺学大寨的劲头再往高冒冒！”男女老少送了我一山又一山，一程又一程。最后，我硬劝住了大家。可当我走了几步再回过头时，他们又跟了上来，扬着手对我说：“为农，可要回来啊，回来带着俺演自己的戏啊！”

……

三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妈妈的话，没有忘记老支书的话，没有忘记家乡贫下中农的话。因此，对我来说，用服从领导分配来要求自己，那是太低了。我只能有一个决心，回到家乡这个阵地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听说，学校准备到农村办一个戏剧函授教育班，如能办在我家乡，那该多好啊！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我简直不能理解项为农的行动！是狂热？是激进？总之是浪费人材的行为。我不能眼看着她自己埋没自己。国家培养了

她，她就是国家的财富，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我有责任向党委反映。我决心再一次找她好好谈谈，要她看到不要一时的冲动而误了自己的前途。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陈老师今天很激动，他要我考虑理想和前途。我认为，革命者的理想是和共产主义大目标联在一起的，贫下中农需要我，战斗需要我，这就是我的前途！

我问陈老师：“我们毕业演出《回乡》的时候，你也曾帮我分析过我演的那个角色的思想，你说：‘这样一个人物是有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因此，她对各种旧势力的阻碍是无所畏惧的。’可是，你现在的这些话和那时说得怎么不同了？”想不到他竟淡淡地回答我说：“那是演戏！”

演戏?! 这是个多么能说明问题的字眼！照他的思想，过去的那种在台上演的是——一对同甘共苦的阶级弟兄，在台下却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在台上能昂首高唱《国际歌》，到台下就充当懦夫懒汉寄生虫的现象，不就成了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事了？我决不这么做！

我以为，演革命戏首先要做革命人，台上台下，台前幕后，怎么能判若两人呢？！

我和陈老师争论得很激烈，他并不服输，可见十七年的流毒在他的身上是多么深呀！最后我说：“你是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过来的人，那条黑线使多少人个人主义膨胀，追求个人的理想和前途，最后掉进了资产阶级泥坑，不能自拔。这些，你应该看得比我清楚，比我深刻！”

他听了我的话，突然沉默了。他的思想通了？不可能！可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这些天，我和项为农争论得厉害，她回乡的态度很坚决，我一方面的这个行动还是不那么理解，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倒又觉得她的话说得中肯，似乎有些道理，特别是她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路线坑害多少青年人，对我有些触动。我想，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我是了解的，而且在我……咳，我想这些干什么？难道我现在的行动错了？也造成恶果了？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今天遇到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

我在办公室向领导汇报我近来的思想时，正巧有个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来，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原来，二年级有个从农村来的同学，最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弟弟，信上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学校将有一批同学毕业了，从学校有些老师的话和迹象可看出，同学专业基础好的可以分在大城市、大话剧团里工作。这对我也是个促进，我要加倍地努力了。你也快中学毕业了，你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要在自己的爱好上多化些功夫，将来定能够找一个理想的职业，决不会象爸爸妈妈那样在农村整天抡锄头柄，在地球上画来画去……。”

陈老师呵陈老师，你看看，你的行动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当那位同学的家长把这封信交给领导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同志，你看看，上大学念书了，就嫌弃他父母的工作了，难道我们学校还培养过去那种‘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大学生吗？”

这话问得多么尖锐！我激动地对那位家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今天的大学培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永不脱离工农兵的大学生，决不会象过去那样！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思想，是受了社会上、学校里某些人的影响。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一定会做好他思想转变工作的！”

……

为了反击社会上的奇谈怪论，为了教育一些思想模糊的同志，院党委决定明天开一个批判大会，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教育领域里的修正主义黑线。不知怎的，今天我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晚上躺在床上，我又想起了我家过去的一些事，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哥哥……对！要把这些事，在明天的会上说说，告诉陈老师，告诉那个同学，不！告诉大家。让大家都记住十七年修正主义黑线的罪恶！

附：项为农发言记录稿的部分内容

……我出身在一个大城市的工人家庭



里，爸爸是三轮车工人。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五个，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解放前连饿带病，无钱医治，都死了，只剩下我和二哥。

我和二哥是党和工人阶级抚养大的。二哥从小喜欢文艺，后来考进一所大学的艺术系。当时，我们一家是多么高兴啊！爸爸说：“咱们工人阶级在文化上也翻身啦！”可是哥哥进大学后，有一天突然板着脸回到家里发脾气，骂爸爸不争气，踏三轮车坍台，他也跟着倒霉。妈妈哭了，爸爸气得颤抖着，抡起棍子要打，二哥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教师要同学做“向爸爸学习”的小品练习，二哥做了三轮车工人扶老大娘上车。结果遭到一片嘲笑，教师摇摇头说：“太下贱了！”打那以后，二哥几乎不回家了。妈妈心里很急，好几次去看他，可是每次都被哥哥写出来的“学习忙，没空”的条子，回绝在门房间……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一天，爸爸下班回家，气得饭都不吃，突然拉住我的手，厚厚的嘴唇抖得说不出话。好半天才断断续续说道：“阿兰，你……把二哥……把二哥忘掉吧！”眼泪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原来那天下午，二哥和一个资产阶级子弟从戏院看戏出来，那人叫了辆三轮车，正巧是爸爸的，二哥一看慌了神，低着头装着不认识。爸爸一看是二哥，当面训了他一顿，没想到他猛地抬起头说：“老糊涂，你认错人了。”拉着那个资产阶级子弟，说了声：“别和他啰嗦。”扬长而去。爸爸一下子呆住了，眼睛直楞楞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狠狠地一跺脚，仰天长长地叹了口气，“哎——！工人子弟进这样的学校是受奴化啊！”

二哥再也没有回家，他就这样离开了一个工人的家，被资产阶级活活地吞噬了，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啊！

.....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今天开批判会，会上例举的那些令人吃惊的事实以及项为农同学的发言，象一道霹雳震撼着我，我想起了我的一些经历。

我是个孤儿，爸爸妈妈都给地主逼死了，家被地主烧了。记得那一个冬天，我蜷缩在一个破庙里，都快冻僵了，是一个贫农大娘把我抱回家。……解放后，贫下中农培养我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当时家乡还只有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呢！是贫下中农象亲娘一样关心我，哺育我。可是当我进了大学后，资产阶级便利诱我，学位、教授，好象都在向我招手，我开始昏昏然了，看不起自己“娘”了，羡慕那些书籍成框、摆设堂皇、生活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了。五年中，我埋头“奋斗”，竟没有回家乡一次，母亲来过信，我也没回过一封，最后终于陷进了修正主义黑线的泥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挽救了我，可是我……

啊！想着这些，我浑身象在火烧。

.....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昨天，当我发完言走下台时，只见陈艺梁老师冲了上来问我：“你现在还恨你的哥哥吗？”我回答：“我恨他，因为他过去不仅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更重要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但说老实话，我也想他，盼他能早日觉醒回到我们的身边，因为那罪孽应该算在修正主义黑线上！”

陈老师听了我的话，半晌才颤抖抖地吐出一句：“你说得深刻，很深刻呀！”

我很高兴，此刻陈老师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陈老师呵陈老师，只要你多想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和同学们的批判发言，你会更快地明白自己错误所在的。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发生在二年级那个同学身上的事，发生在项为农家的事，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是该好好想了想……

我过去当学生时，受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现在当了教师为什么不但忘了这些，还要反过来用这些流毒影响自己的学生？我想起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廿年媳妇廿年婆，再过廿年做太婆。”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是啊，象我这样的人，资产阶级的习性已沾染不少，没有严峻的事实当头敲一棒，是永远不会想那么多，想那么深的……

项为农的日记 ×月×日

今天，收到老支书的来信，贫下中农正准备欢迎我呢！我一口气把信看了三遍，家乡的山山水水，美丽的村庄，一张张可亲可敬的笑脸，好象都在这字里行间映现了。我心跳加速了，仿佛一股暖流在全身奔涌啊！老支书信中说：家乡的文艺宣传队成立了！成员名单上第一个就是还没回到家里的我。是啊，我的编制应该永远在贫下中农中间！

我拿着信到党委办公室，向领导再次表示我的决心，正巧陈艺梁老师也在。领导告诉我，党委正研究我的要求，同时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学院决定，戏剧函授教育班就办在我家乡。我一听，禁不住跳了起来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以主人的身份热烈欢迎将去那儿战斗的老师！”我又看了一下陈老师，他只是窘相地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一个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件长期痛苦的事，象陈老师这样在旧航道上习惯的人，现在要他在新生活的激流里前进，自己

往往是很难稳住舵把的，需要有人给他引航，领着他闯恶浪过险滩。但我却相信他会前进的。

“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我把列宁的这条语录赠送给陈老师了。

陈艺梁的日记 ×月×日

这几天，我心里很激动，和小项谈了很多话，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错了。我口口声声地说国家建设需要，却忘掉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认为业务好，就能对国家有贡献，却忘掉了“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照我这样做下去，业务好的就应该到大剧团去，那还不是在鼓吹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吗？这样，又将会有人离开劳动人民家庭，离开自己的阶级……

我还了解到这样的事：项为农原来是住在城市里的，她中学毕业后，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干革命。组织上考虑留下她好照顾退休的父母亲，然而她却很坚决，把名字也改了，以表志向，她爸爸妈妈也支持，和她一起迁到农村去。这样，那儿就成为她的家乡。

我和她的差距是多么大啊！从一件小事上就可看出我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尖子”，和她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锤

炼的新人在思想上是多么不同啊！那就是，她由项小兰改名项为农，而我陈艺梁呢？在进大学时的名字叫陈小柱！

我还犹豫什么呢？我应该赶上去！到三大革命斗争的阵地上去锻炼、改造！

笔者补充的一段话

故事到这儿是可以收尾了。但我很想谈谈自己看了这些日记后的感想。

我在想，项为农同学和陈艺梁老师到农村后所进行的事业……

我在想，项为农的哥哥，以后是否会重新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来……

我在想，当前社会上还有些人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说对十七年要重新估价，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吗……

激动之余，重新翻出项为农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封准备寄给家乡的信，和陈艺梁夹在日记本里一份准备交给党组织的决心书，从这两份东西里抄一段他们共同的话来作个结束吧：

“……我们将要回来了，亲爱的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懂得该去哪里战斗，该为哪个阶级而战斗。我们要永远为无产阶级战斗一辈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题图：邓泰和 插图：俞子龙）





参 战

吴永祚

谁说“今不如昔”？！
谁说“方向要扭”？！
脚下滚雷霆，
怒火烧胸口！
——退休的老师傅呵，
披一身朝霞精神抖，
急匆匆直往邮局走。

粗壮的手呵
——攥拳头！
沉甸甸的信
——捏在手，
信往哪里邮？
——北京，清华大学
革命战友收！

几番听广播，
几遍读报道，
——大辩论风雷耳边吼！
老师傅，
几夜难入眠，
热血汇心头。

怎能忘：
十二年前——
大儿子读书患重病，
一封电报把心扣！

五年不见儿回家，
见面难认亲骨肉：
惨白的脸，
迟钝的眼，
大口鲜血呕！
心欲裂呵泪横流，
忽闻儿子病中咒：
“助教……讲师……副教授……
决不回家……要奋斗……”
呵！几辈辈
第一个大学生啊——
进了大学差点命不留！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害死人，
此恨深深刻心头！

呵！怎能忘：
两年前——
小儿子大学毕业回厂来，
锣鼓迎在厂门口。
半天不见他人影，
忽闻笑声响背后：
“哎呀呀——
敲锣打鼓没时候，
快去看——
早就钻在机床下，
满脸油污汗直流！”

大伙竞向车间奔呵，
齐声啧啧夸不够：
毛主席革命路线育新人，
红色江山传千秋！

啊！两个儿子两个样，
两种教育两结果，
两个阶级在争夺呵，
两条路线在搏斗！

今与昔，
新与旧，
文化大革命前与后，
咱看得灵清呵讲得透！

可恨那——

不肯改悔的邓小平，
翻案、复辟掀逆流！

要辩论！

跟他斗！

一夜写成批判稿，
字字旧恨迭新仇！
快向北京寄，
快给战友邮，
为革命大辩论的熊熊烈火
再加一把油！

同大学的革命战友一起
——战斗！战斗！

脚下滚雷霆，
烈火烧胸口！
退休了的老师傅呵，
一封快信急急邮！

要参战！

要投入

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战斗！

朝霞里

——旌旗奋舞；

东风里

——战歌高奏。

土炕大学

王立刚



老汉俺今年六十五，
祖辈都是“大老粗”，
教育革命新事多，
收了一帮好学徒。

最大的徒弟叫老路，
向阳中学教生物。
是个大学毕业生，
听说小时放过猪。

去年夏天正晌午，
支书领老路来土屋。
说要跟俺学种田，
土炕上拉呱认师傅。

从此老路夜夜来，
俺讲种田他记录。
早春研究防霜冻，
盛夏治服“地老虎”。

汗水一起流，
计谋一起出。
学生地头来上课，
一边听讲一边锄。

俺到中学登讲台，
仰望毛主席热泪出。

半辈子牛马半辈子人，
未讲农活先忆苦。

俺“土炕大学”热呼呼，
师生满屋笑满屋。
阳光照得禾苗壮，
累累果实挂满株……



送

于 水

上岛的航船渐远、渐远……
宣传队的歌声飞向天边……
一阵海风掀起老政委的衣角，
雪浪花溅上了高高的堤岸。

是谁激起送行人的思潮？
你看他久久地伫立在风前！
呵，乘着这风，驾着这浪，
心海里疾驰着记忆的白帆——

那一年，听说剧团上岛慰问，
刚下炮位的战士喜上眉尖。
可大幕拉开，忽然涌出才子佳人，
战士们气得背过了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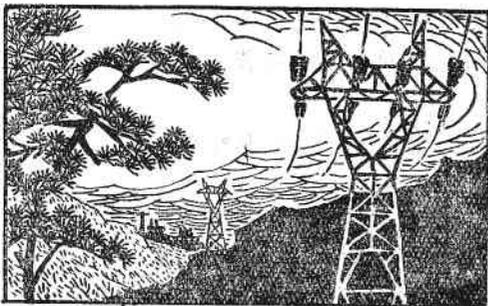
说什么送戏上门，情意绵绵，
分明是袭来了妖雾毒烟；
说什么亲赴前沿，鼓舞士气，
分明要炮膛里抽出炮弹！

……十年了，火烈风骤的十年，
舞台上好一场扭转乾坤的巨变。
革命样板戏轰轰隆隆地诞生，
一声雷，炸落了千年发霉的幕幔！

此刻呵，宣传队也要送戏下连，
送的是红花一束，春光一片；
陆长海将和战士们一同炮击，
柯湘将和战士们促膝攀谈……

谁道是样板戏“一花独放”？
十年前的旧剧岂容重演？！
看航船劈开那千峰恶浪，
眼前，又一场生死的激战！

身经百战的老政委呵，
目送着钢刀出鞘响箭离弦。
不似当年，胜似当年，
他又把突击队送上了火线……



风 轮 飞 转

左 鸿 恕

一九六八年秋天。

“轰隆!”天空一声雷响,大雨在狂风中噼噼啪啪地落下来。跃进路上的行人,刚才还象长江口的潮水,你推我挤的,转眼间就烟消云散。

一个人影,急步如飞地出现在空荡荡的马路中间,引起在屋檐下躲雨的人们的注意。他浑身湿漉漉的,雨水从他脸上、衣服上直往下淌,一只红卫兵袖章却象团烈火,在雨幕中燃烧!

“喂,红卫兵小将,快躲躲雨吧——”

他回过头来,头发、眉毛直滴水。然后举起右手,从额头一直抹到下巴,对那发话的女同志机灵地一笑,大声喊:“躲雨?让天老爷来专政?我才不干哩!”

穿过几条横马路,他看准一座挂着“立新工业设计院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大楼,一个箭步跨进大门。设计院内贴满了大字报。他停步看了看一幅“坚决砸烂修正主义设计路线”的大标语,转身一步三跨,跃上三楼,“砰”的一声,撞开计划科的棕漆大

门,大声喊:“同志,谁是这儿的头头?”

满屋子的人都吓了一跳!汪意发科长,一个秃顶的中年人,放下钢笔抬头问:“你——有事吗?”

“有!”小伙子走上两步。这时,玻璃窗忽地打开了。风,挟着大滴雨点扑进来,把桌上的公文、信件赶得满地跑。他急步上前,关上窗,转身说:“你看,风的力量多大!在我们云头峰上,大风天天刮!”

汪意发楞了一楞,上下打量着对方:好个虎实墩墩的少年,个子不高,肩膀宽阔,两道剑眉在大眼睛上微微耸起。汪意发问:“你……”

少年也不答话,拿出介绍信,一巴掌压在科长的桌面上。

“兹委托青松公社红卫兵潘高峰同志……”汪意发又打量了一眼少年,继续往下看。什么?要我们协助在云头峰建立风力电站!汪意发心里别别跳。在他的记忆里,风是十分可怕的。十年前,他到北方边境协助一台风力机的调试工作,由于风

力、风向掌握不当，一片叶片突然被风吹断，擦过他的头顶，打在另一个同志腿上，结果成了终身残废。从此，汪意发对搞风能利用变得敬而远之了。此刻，他心有余悸，一句话也说不出。

“同志，山区人民盼着电哪！”潘高峰闪着热切的目光。他想起从边远的山区来设计院之前，云头山生产队贫协主任金明把介绍信郑重交给他时，对他的深厚期望。他说：“队里学大寨干得可热火哩！劈山造田，安排河山，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连着干，却又没有电。唉！同志，快让我们迎风鼓起金翅膀，朝着共产主义远景飞哪！”

汪意发眉头一皱，慢吞吞地说：“你们的心情嘛我理解，可是，具体问题不少哇。再说，我们是中央直属设计院，任务向来由部里下达，要是生产队都来点任务，非但忙不过来，也没有这个规矩。”

“你要吃饭吗？”潘高峰突然问。

汪意发楞住了。他习惯地伸手摸摸头顶。每当他摸头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一准他碰上了疑难、尴尬事儿。他吃不准潘高峰的话意。

“你当然要吃饭！”潘高峰理直气壮地说，“是谁种粮食养活了你？是我们贫下中农！你说，养活你的人有没有权力请你们去设计，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汪意发耷拉着脑袋，两手一摊道：“现在是造反派说了算，嘿，我无能为力，无能为力。”

“这是什么话？”门外响起一个女同志的声音，革委会群众代表郑然神色凛然地走到他面前：“汪意发，谁撤了你的职？我们要你边工作，边检查！”

汪意发谦恭地点点头，递上介绍信，把情况讲了讲，说：“小郑，这工作我们从来没沾过手，悬哪。”

郑然瞧了瞧潘高峰，高兴地说：“喏，是

你呀！冒雨而来的年轻人，喏，先把头发揩一下吧！”

潘高峰拒绝了郑然递来的毛巾，豪迈地说：“山里人，风里雨里习惯了。言归正传——好心的躲雨‘专家’，你说说，贫下中农到底有没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呢？”

郑然抿嘴笑了：“问得好嘛！你们看——”

郑然指指墙壁。壁上糊着一张语录：“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群众闹腾起来了。伟大领袖的指示，象明灯一样照亮大家的心坎。

“潘高峰同志，”郑然笑盈盈地握住他的手，“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如果我象躲雨一样躲避贫下中农的要求，你，有权专我这个‘代表’的政！”

潘高峰一拳打在桌上，眉飞色舞：“好，我们等着！”

云头山生产队陷在山腰间的洼子里，是一个“出门四条岭，地无三尺平”的地方。这天一大早，潘高峰就在高高的云头峰上竖起一面红艳艳的大旗，然后同金明大伯们敲锣打鼓赶到山下。当县里专程开来的交通车一停稳，社员们就团团围上去了。

“欢迎你们哪，同志！”黑脸膛，花白头发的金明大伯伸出粗大的茧手，健步迎上去。郑然握住老贫农的手，激动地说：“大伯，我们是接受教育来的！”

潘高峰肩膀一摇，挤到前面，抓下草帽塞给郑然：“躲雨的同志，给你！怎么样，先在公社休息一下吧？”

郑然回身征求汪意发的意见，她知道，老汪来得很勉强，途中又累了。汪意发已被群众推上风能利用小组组长的位置，为的是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现在，

他不想示弱，就解开上装的纽扣，高声说：“不！应当立即上山，对我们知识分子也是个锻炼！”

他仰望白云山。白云山，山连山，岭接岭，峰峦起伏，白云缭绕，景色十分雄伟。他点点头，感叹道：“蛮高！蛮高！真是云峰秀丽啊！”

潘高峰嘻嘻一笑：“汪组长，云头峰在云头上，你现在根本看不见。”

汪意发眯起眼睛，瞅了瞅，不再兴叹了。

潘高峰蹬着草鞋，敏捷地带领一行人向山头爬去。没跨几步，就把大家甩在身后。常常是他骑在大石头上等好半晌，汪意发才气喘吁吁赶到。不能怪老汪本事差，这云头山确实难爬。在他眼里，山路就象图纸上的虚线，弯弯曲曲，隐隐现现，有些地段比设计院大楼的楼梯还陡哇！有的险区，一侧是陡壁，一侧是深谷，脚一滑就有跌碎脑袋的危险。汪意发掏出手帕擦擦汗，问潘高峰：“嗨，还有多远啊？”

潘高峰说：“不多不少，还有十里整。”

汪意发吐了吐舌头：“还有十里呀！”

郑然卷起裤腿，用手背抹抹汗。她也很累，可是，山区壮丽的景色把她深深吸引住了。她问小潘爬山的要领，小潘热情地告诉她：“步子跨小点，力气用在腿上。对，就这样，一步踩稳后，再跨出一步。关键是要敢于登攀！”

郑然照他的话，猫着腰，加快了步子，头上两根短辫，象蝴蝶的双翅，扑楞扑楞向前飞。相比之下，汪意发显得那么费力，那么笨拙。走着、走着，潘高峰不见了，大家正在纳闷，只听得前面小树丛里簌簌一响，树叶乱晃，汪意发以为遇上了野兽，吓得一转身藏到金明大伯背后。再看时，原来是一群挤挤撞撞、哼哼唧唧的大肥猪，一个少年挥动着细竹枝蹦跳出来，黑黑的剑眉，虎虎的

大眼，红红的脸蛋——正是调皮的潘高峰！

汪意发虚惊一场，面含愠色，乘机发作了：“你还高兴哩！你说有风，风在哪？”

四周的确连一丝风也没有，闷热极了。金明大伯说：“这里是山洼盆地，到了顶上自然有风。”

“顶上顶上，还要往上爬呀？”汪意发摇摇头。“再往上爬，就是有风也不行了！”

“为什么？”潘高峰急了。

汪意发索性找块石头坐了下来，摆出一副行家的面孔说：“我计算过，风力电站的回转体支承板，面积有二十五平方米，重量差不多有两吨，象这种羊肠小道，无论如何上不来。”

郑然说：“老汪，先别忙下结论，到云头峰实地考察一番再回来好好研究研究，群众总有办法的！”

“对！”潘高峰抡起粗胳膊，壮声壮气地说：“设备再大，我们保证搬上来！”

金明大伯也说：“汪组长啊，山里人可从来不说大话！”

汪意发叹了一口气，只得拍拍屁股继续往前攀。

云头峰，白云山的主峰。山峰由又光又滑的黑石构成，象一根擎天巨柱，直插云端。他们沿着陡削的山脊，刚刚攀到云头峰的半腰间，一股强风便掠过头顶，树木在不停地摇晃、喧哗。愈往上爬，风势愈猛，连站立都有困难了。汪意发呆住了。

潘高峰说：“老汪，我早说过，云头峰上，大风天天刮！”

“确实，确实。这里的风力资源极为丰富，不过，风大山陡，太危险啦，我看下山吧。”汪意发不安地说。

“你叶公好龙，找风怕风！”潘高峰毫不客气地顶他一句，“来，我搀着你，一起上！”

郑然拿出小巧的旋转风速计，正打算测试一下，潘高峰抢上一步说：“小郑，我们



也有土办法!”

他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纸,随手放开,心里数着“一,二,三……”纸片儿刚一落地,他就报:“每秒十四米,是七级风!”

郑然看看风速计,惊奇地说:“哎呀,一点不错!小潘,你真行!”

潘高峰嘻嘻一笑,拉着汪意发就往山颠奔。云头峰,是风的世界。大风卷起砂石、枯枝,呼啸奔跑,横冲直撞。潘高峰第一个攀上高峰,在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下面挺立着。白云,在他脚下飞旋;苍鹰,在他身边翱翔……

郑然凝望着他矫健的姿影,很有感触地说:“老汪,小潘今天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汪意发牢牢抓住一棵树,大风早已把他的躁汗吹凉了。

转眼间,冬天来到了。

到了云头山后,郑然他们改变了组织形式,成立了包括潘高峰、金明在内的三结合小组,汪意发仍然做组长。三结合小组完成了收资、设计、制造三道工序,今天,风力电站的设备正在往云头峰搬运。

郑然心中很不平静,几个月来,他们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过多少斗争的风浪呵!她望着云头峰上的白云,想起了第一次登山归来后的那场冲突……

那天夜里,他们在山洼洼的生产队里召开了三结合小组会。一盏煤油灯搁在小桌上,大家围坐在一起。汪意发首先发言,他认为云头峰风力虽大,但风向风速很不稳定,为了确保安全,他建议回所,在实验室里先试试,等技术过关了再来应用。潘高峰,这位最年轻的组员,坚决反对组长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老汪,你这是穿新鞋走老路!你是想生产队出劳力,由设计院包办代替,把我们贫下中农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汪意发翻翻眼皮说:“我也是从工作出发,实事求是嘛!”

潘高峰猛地站起来:“什么实事求是!过去,设计工作公开排斥工农兵,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品。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这条修正主义科研路线,门虽然朝下开了,可你老汪思想上的大门却没有真正打开来!”

金明大伯和郑然也批评了汪意发的错误观点。汪意发抄抄手说:“那好吧,就依你们。不过,山高路险,设备庞大,为了安全计,我坚持把电站放在山麓开阔处。”

他瞅瞅潘高峰,满以为这个建议是谁也驳不倒的。想不到,小潘挑亮煤油灯,紧

追不放：“放在山脚下，方便是方便，可只能起展览品的作用，风力根本不够！”

“你学过几年力学啊？”汪意发讽刺地问。

潘高峰响亮回答：“我没学过高深的力学，可我知道一条原理：真正的力，来自群众！有了群众，设备能上，风轮一定会飞转起来！”

“出了问题你负责！”

“出了问题，我们贫下中农共同负责！”金明大伯针锋相对地说。汪意发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金明大伯从队里拨出二十几个强劳力，采用肩抬手托、上拉下顶的办法，效果很好，第一天就拉上了半山腰。今天，支承板前进到一个危险地段，路很狭，两侧都是山涧。金明大伯的哨子一吹，人们卸下设备，暂时休息一会儿。

汪意发远远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连连摇头说：“悬！悬！”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潘高峰瞪了他一眼，两手抓住路边，双脚伸到涧壁突出的一块石头上，摆成“金鸡独立”的姿势。他把肩膀一拍：“来，搭上木板，从这儿抬过去！”

郑然赶紧给小潘系上一根安全带，拴在旁边的大树上。接着几个小青年也模仿他，纷纷跳了下去。山路两侧顿时出现两道“人桥”。郑然从来没见过这等动人的场面，她想：贫下中农不怕苦，不怕死，真是设计工作的主力军啊！

又是一天紧张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时，云头峰上突然明星一亮，接着，满山洼都亮了，男女老少的欢呼声压倒了呼啸的风声。电流，把无数颗炽热的粒子，把巨大的革命动能，传到贫下中农的心坎。

“出事故啦！”汪意发一声惊叫——可不是，电灯全熄了，山山岭岭一下子浸入了

黑暗……

云头峰上，风轮停止了转动。一对叶片倾斜下来，无精打采地垂着头。塔架被风击弯了，另有一个叶片竟不知去向。人们在黑暗中沉默着，郑然咬紧嘴唇，竭力克制着自己的眼泪。也不知过了多久，潘高峰和几个青年抬着叶片赶回来了，一阵风，把它刮到了一里外呢！

第一次试电失败了。潘高峰放下叶片，气得狠狠一跺脚。金明大伯给他披上一件老棉袄，鼓励道：“高峰，新生事物嘛，哪能不经过艰难曲折。我们要查明事故原因，继续试验！”

“对，查原因！”群众纷纷点头、议论。汪意发冷冷地说：“查原因？说说当然便当。就在这荒山头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分析吗？我看，干脆撤回实验室，弄成型了再来。”

郑然气愤地说：“老汪，你又想走回头路！”

“哼，不走回头路。你说前面有啥路？——弄不好会出人命的！”汪意发气势汹汹，“我是组长，我要负责，我有权决定！”

“你说得不对！”一个人影跳上支承板，挥臂大喊。是潘高峰，是他那略带稚气，而又坚定沉着的声音：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都听到了老汪讲的话。他要把风力机撤回设计院，他要变相解散我们这个三结合小组。三结合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穷山洼盼穿眼睛也难盼来电灯呵！旧社会，我们山里缺少灯油，那些投机奸商串通地主老财，卡我们，整我们，榨走了我们多少血汗呀！我祖母就是因为没钱买油，在月亮下缝补，把眼睛熬瞎了的。农业学大寨，我们山区一日三变样，因为没有电，给生产造成多大的影响啊！现在，电来了，老汪却要掐断电线打退堂鼓，大家答

应不答应?”

“不——答——应!”山谷里发出巨大的回声……

汪意发板起脸:“小潘,你要开我的批判会吗?”

潘高峰逼视着他,怒火中烧:“有错误,就得批判!搞倒退,就是不行!谁要是不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贫下中农给他的权力,就得再夺回来!”

郑然说:“老汪,你完全忘记了过去的教训了!”

金明大伯拍拍胸膛说:“山里人,说话开门见山!小潘不是吓唬你。依我看,你脑袋里还有那么几条修正主义的小虫虫。你反对开门设计,想走回头路,只能摔下悬崖,跌进黑谷啊!”

汪意发慌乱了。他的手习惯地伸到头顶心,划了几个圈圈。他心里叫道:“三十六计,走!”于是他叹了口气,说:“大家的意见我接受,接受。好,发动群众找事故原因。我马上回设计院汇报情况,小郑,你说呢?”

郑然一时倒答不上来。潘高峰蹭地跳下支承板,一股风冲向汪意发,吓得他倒退了两步。潘高峰大声说:“汪意发,你——想——溜!”

汪意发被人点中要害,低下了头。潘高峰猛地把手一挥:“你走吧!少了你,我们少了块挡路的石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汪意发想拖郑然一起走,郑然断然拒绝道:“我决不下山。我要坚持乡村,为实现山区电气化而奋斗!”

金明大伯又一次紧紧握住她的手,高兴地直咧嘴:“好啊,这才是好样的!我代表全体贫下中农欢迎你、感谢你!”

郑然的眼泪终于滚滚夺眶而出。她,一个工人的女儿,曾经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关进那座高楼深院,她的理想一度变得那

样空虚、无聊。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惊雷,震醒了她那颗被麻醉的心,她第一次感到,与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青春将会放射出何等灿烂的光华呀!

汪意发下山了。山上亮起了松明火把。郑然抬起头,她又看见了潘高峰。潘高峰,她的小老师,可敬的红卫兵,他站在遭到破坏的风轮机前,火光映红了他那棱角分明的脸盘,映红了他坚毅倔强的眉眼,映红了他那燃烧着的袖章……

“风轮一定会转起来的!”郑然含着眼泪这样想。

岁月如同奔腾的流水,七年过去了。

七年的风风雨雨,荡涤着每个人的灵魂。

这天,汪意发又乘着汽车朝白云山进发了。在教育战线大辩论的影响下,立新工业设计院又掀起一场批判修正主义的风暴。党委认为,云头峰风力电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应予总结、发扬,决定进山去调查,也让汪意发跟着去接受教育。

夕阳的余辉,把起伏的山峦镶上一道美丽的金边,坐在吉普车上的汪意发却无心观赏。一路上,他回首往事,心情很沉痛。那次下山后不久,事故的原因就找到了。郑然写信告诉他,那是由于风轮的调速机构照搬洋设计造成的,汪意发如挨当头一棒:负责设计这一部分的正是他!而且,郑然、潘高峰他们当初就提出过不同看法,他滥用组长职权,硬是不肯修改设计,结果造成损失……想到此,汪意发不觉深深地长叹一口气,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袋。

汽车在山区公路上急驶。前面出现一个人,挑着箩筐大步走着。距离越来越远,他仿佛没有听见司机的喇叭声,反而站在路当中不走了。等到汽车嘎吱一声刹住,他才笑嘻嘻地转过身来,一脚踩上脚踏板

说：“同志，搭个车咧！”

晚霞中，这人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大高个儿，宽阔的肩膀，两道剑眉虎彪彪的。呵，竟是他，一定是他，汪意发又惊又喜地喊：“潘高峰！”

“啊哟，是老汪！我们是冤家路窄呀，哈哈！”潘高峰把拳头伸进车窗，狠狠揍了汪意发一拳，“上哪去？”

“上山，去云头峰电站。”

“好哇，七年啦，总算把你等上了山！”

“你上哪？”汪意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岔开去。

“到山下买灯泡。金明大伯要领着全队劈山引水，挑灯夜战哩！”潘高峰豪迈地挥挥手。

“大伯还是那般精神？”

“哈哈，越干越年青，如今有了电，他又订出了新的远景规划啦！”

潘高峰收起扁担箩筐，往吉普车里一挤——他还是有那么几分孩子气，只不过，人长高大了，声气更粗实了。他忽然问：

“小郑同志呢？建站后她就走了。”

汪意发说：“从白云山回来后，她又要求到黑龙江、内蒙、西藏去，现在，她正在喜马拉雅山搞风能利用呢！”

潘高峰想起第一次躲雨时的情景，噗哧一声笑了。

汽车驶近白云山脚，天气渐渐暗下来。汪意发走下汽车，从口袋里摸出了手电筒，准备随小潘上山。小潘哈哈大笑：“你呀，总是老眼光，你瞧——”

平整、盘旋的山路上，早已树起一排水泥电杆。巧，正在这时，“刷！”一道光芒刺入汪意发的眼睛，再看时，满山满岭大放光明。远远望去，仿佛是谁牵来迢迢银河，把满天星斗全都撒在这白云山间了。

“老汪，现在云头峰已有三座风力机，风力发电已在整个山区推广开去了。这电，都是大风吹来的！”潘高峰激动地说。

汪意发更激动：“小潘，上山吧！”

山巅，风轮在转，飞快地转着……

（题图、插图：罗希贤）

太阳照亮科技界

汪洪祥

千座雷达如花开，
万幅荧屏放霞彩；
太阳照亮科技界，
姹紫嫣红遍四海。
「三结合」结出丰硕果，
开门办科研育新材，
卫星沿着红线飞，
革命路线传万代。

老耿头

朱和平

“老耿头”是我们厂八级机修钳工耿祥林的外号。今年五十挂零。论外貌没啥特别的地方，如同我们在工矿企业中常见的一类饱经风霜的老工人师傅一样。只是脾气“耿”，凡他认准了的事，就是拴上九条牛也别想拉得回，而且还得把你拉过去。

今年厂里办“搁楼大学”，他一不是教员，二不是学生，可比谁都起劲。没教室，他主动说服机修车间的“老伙计”们，把搁楼上的一间更衣室腾出来做教室；没课桌，他起早摸黑利用业余时间和几个“老木匠”一起打了二十来张课桌。有人劝他说：“都老骨头一把了，操这份外事作啥呢？”他一听火了，双眉倏地一竖：“看你昏的！落实‘七·二一’指示是份外事？咄！”一句话说得人家直楞楞。他还不买账，一把攥住人家的手腕子：“楞啥？不去帮帮忙！”弄得人家老大不好意思地只好跟着他跑。

厂门口挂上了大学校牌，面貌焕然一新。“老耿头”也突然起了个变化：上下班换了只包。过去是拎只手拎包，里面放着学习材料、老花眼镜、香烟盒子。现在却背了

只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新书包，叫人看了实在新奇。一天，车工班班长陈彩芳指着他的新书包“咯咯”地笑：“这书包哪是你老头子背的？”他面孔一板：“老头子就不兴背书包？啥时候规定的？咄！”说得陈彩芳连忙别转身就跑。可被“老耿头”一把拽住了：“别走。听说你会绣花，是吧？请你给我绣五个字。”说着把书包往她手里一塞：“教育要革命。记住了？”陈彩芳眨着眼睛涨红了脸，应了这个差使。

有人说“老耿头”这般起劲，只因他天生是个热心人。其实不然，凡摸透“老耿头”脾性的人都有数，这并非无缘无故。还在四年前，厂里要搞台“机械手”，把唯一上过五年名牌大学的“电子王”马世德也编进了三结合攻关小组。工人组长“老耿头”一心想在这次实践中带出一批青年技术人材，可马世德却搞技术私有。到最后攻电子线路这一关时，马世德突然装病回去了。白天在家“养病”，夜里一个人摸到厂里把关键线路都搞完了。第二天，“老耿头”气得火冒三丈，冲着马世德就吼：“你……想凭着技术称霸下去？办不到！”从这天起，“老耿头”就犯上了心病——整天盼着能有一批工人自己的大学生。如今厂里办“搁楼大学”了，他能不起劲？

可天晓得！就是这么个“老耿头”，不出三个月，居然向自己认准了的“搁楼大学”开了“炮”，弄得我这个当教员的直搔头皮！

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我正准备讲课，突然发现吕春兰的位子空着。“吕春兰呢？”我不满地问。“她

能坐得住？”成绩拔尖的郭文华说：“看着吧，到头来准坍全班的台！”“唉……”我不觉叹了口气：象这样不渴望知识的学生读啥书呢？不管她，上课！我随手打开《机械制图学》：“同学们，今天讲‘如何标注尺寸’这一节……”“嘭！”搁楼的门突然撞开了，吕春兰满手油污地闯了进来：“同学们，快下车间去！”“干啥？”我冲着她问。“烽火炉发生故障，叫大家去帮着检修。”“这是机修工的事。”“值班机修工不在，又是赶任务‘打老虎’的时候。”“学生的任务是打书本上的老虎！”“生产上的老虎也要打！”“课程没安排！”“没安排是错的！”“谁说的？”“耿师傅！”“他……”就象一瓢凉水浇到头上，我竟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一堂机械课就这样冲散了。

为了这场乱子，我决定找“老耿头”交换意见。可巧，第二天他自己找上门来了。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问：“你倒说说，办这种‘搁楼大学’好不好？”奇怪！竟问出这么个问题来。当初办学的时候，你“老耿头”不是最起劲的一个？不出三个月就变卦了？我象第一次认识他似的瞟了他一眼，耸耸眉头说：“‘搁楼大学’是新生事物，这你还不明白？”“新生事物我一百个赞成。”他点燃了一支烟：“可我们这‘搁楼大学’光名头新，实质不新。”“啥？”我强制住内心的冲动说：“啥地方不新？”“你把学生关在搁楼里，穿新鞋走老路！”唔！是指昨天这件事，我心里不觉翻腾起来：“老耿头”呵“老耿头”！如今社会上多少人在说我们工人大学生水平低、质量差，我们就不想翻个兜？当初“电子王”刁难工人的事你都忘了？再说厂里制订的远景规划要不要靠我们去实现？一年，就一年的教学时间啊！我陈志民把心全都扑到教学上了。你倒好，凭空说白话，给我扣上这顶帽子？……想到这里，我浑身的血液

直往上涌。“对‘搁楼大学’你应该一百个支持！不要泼冷水！”我光火了。“不支持？不支持就不来找你了。”“老耿头”猛吸一口烟，双眉倏地竖了起来：“可你应该明白，这‘搁楼大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旧基地上诞生的。存在走回头路的危险！你说我泼冷水？不转过弯来还要泼冰水！咄。”他越说越激动，额上的青筋根根暴了起来。他刷地站了起来，把手里的半截烟头往烟缸里一揷：“你可以把我的话拿到学生中去辩论，说错了我兜着！”说完一转身“蹭蹭”地跑了。唉！望着他的背影，我除了叹气还是叹气。真没想到！“老耿头”竟会如此反感“搁楼大学”……转而又想：算了！谁不知道你这“耿”脾气？你高兴说啥就说去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

这以后，我路过机修车间都想法避开“老耿头”。路归路桥归桥嘛。可“老耿头”却不放过我，人没撞着飞了张纸条来。这天我坐到写字台前，只见玻璃板下压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大字：

陈老师：

“搁楼大学”这样办下去，危险!!!

下面还署了个名：老耿头。

危险？我看着那后面的三个惊叹号，不由得摇了摇头：说得怪吓人哩！

可是，事隔三天，一个危险的信号却象报警的红灯，闪亮在我的眼前——

这天正逢师生劳动日。中午偶尔路过车工班，只见车间里临窗的一台机床前站满了人，看样子是出了事故。我连忙走了进去。“是谁装的卡盘！”人群里有人大喝一声。听嗓门是“老耿头”。“还有谁？我们车工班的大学生！”陈彩芳左手捏着只车好的配件，右手捏了把卡尺气愤愤地喊。显然，她说的是郭文华。我不禁一震，心里

“突突”地跳了起来：要知道，这几天全厂都在抢速度完成一项援外任务，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故，又是出在郭文华身上！陈彩芳看到我了，“哼”着鼻子走了过来：“早上小郭来参加劳动，可整整一个上午就调了只三爪卡盘，夹上个毛坯就不见了。我只好派别人做。可天晓得，他调上的卡盘根本没校正。看！车出来的配件不报销了？”这时阿王师傅走了过来：“刚才我看到他了，在更衣室里正和‘电子王’设计电视机什么的，摊了一地的图纸。”“唷！”陈彩芳耸着肩头说：“这不又多了个‘电子王’了？哼！”说着她把废件往我手里一塞，气愤愤地跑了。我捧着手里的废件，耳朵脖子火辣的烫。一摸额头，湿湿地沾了一手冷汗。……“笃笃”，车上传来沉闷的响声。抬起眼来，只见车头箱上放了件蓝布罩衫和那只绣着“教育要革命”的书包。穿了件圆领汗衫的“老耿头”带了副老花眼镜，斜倾着半个身子在用木榔头敲着卡盘。豆大的汗珠子，从他花白霜染的鬓发里滚下来，一颗颗地滴到地上。望着“老耿头”的身影，捏着手里的废件，想起那次争论，想起那张纸条，心里就象煮沸了一锅开水，“扑扑”地翻滚。木榔头的“笃笃”声更象敲

在我的脑壳上，震得“嗡嗡”直响。

卡盘校正好了。“老耿头”摘下老花眼镜缓缓地走了过来。不用说，他的心里正燃烧着愠怒的火焰。我连忙避开了他的视线，沉沉地低下了头。心想，这顿“批”是免不了啦！“陈老师。”“老耿头”开口了。可奇怪！他这粗嗓门里发出来的声音竟是这样语重心长：“在教育革命中，我们要认清方向啊！……”“老耿！”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一把捏住了他的沾满油污的手。下面的话象一团棉花在喉咙口塞住了……“好事嘛，”“老耿头”深情地注视着我：“今天能及时发现这个事故，明天就可以避免一场更大的事故。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我们办‘搁楼大学’，同办其他学校一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忘记了这一条，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象闪电划过长空，象迅雷滚过头顶，心头顿时涌起浪涛千重……突然！眼前豁地一亮，一道红光闪烁在面前。“老耿头”已经把那只日夜不离的新书包提到了我面前：“你背着吧。”我双手捧过书包，这书包倾注着“老耿头”多么殷切的期望！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漫谈

杜 恂 诚

记得《大海铺路》刚出书的时候，有个参加万吨轮战斗的造船工人对我说：“这本书是替我们讲话的！”最近我把《大海铺路》和其它几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读完，感想正和那位造船工人的话相同。

“替我们讲话！”这既说明工人群众对这些作品的赞扬和欢迎，又表达了希望文艺作品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反映工业战线上新生事物的强烈愿望。文化大革命前，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从数量上看，整整十七年，仅出过少得可怜的几本书。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业余作者受阶级的委托，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们既是工厂的主人，又成了文艺创作的主人，在短短几年内就写成了好几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真实地反映这个阶级的面貌，塑造好这个阶级的英雄典型，是文艺创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何写好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现在工人业余作者和广大群众经常在议论和思考这个问题。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这几部作品以后，也有一点粗浅的感想。

大家都看过《较量》吧。《较量》是写六十年代初期的工厂生活的，其中写到了一个电焊条试制小组的矛盾。肖武斌和马全

福两个人就象公鸡见不得蜈蚣，合不到一块儿。车间主任丁锦辉想求太平，就事论事地把这个试制小组一拆为二。但矛盾不仅得不到克服，反而使电焊条试制工作受到更大的影响。江海涛不同意拆组，他对丁锦辉说：“老丁，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我们车间又担负了这样重要的任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啊！”江海涛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矛盾，把二〇一产品的试制和当时反击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大合唱”的整个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特种电焊条的试制是二〇一工程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偏偏矛盾这么大？这样的矛盾又到底迎合了哪个阶级的愿望？江海涛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揭发了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的“飞鸽”特务黄建安，使电焊条的试制终于获得了成功，肖武斌和马全福也在一致对敌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记得五八年出过一本《百炼成钢》，其中也写到了生产班组所发生的矛盾。秦德贵炼快速钢化了炉顶，使眼看就可以到手的炉顶保护奖告吹了，这引起了三个班组的纠缠不清的矛盾。但作者没有真实地追根寻源，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却把矛盾的产生归咎于袁廷发的骄傲和张福全的自私。袁廷发为什么不

肯传授技术？因为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技术是商品，可以用来交换货币的。每当袁廷发炼了一炉快速钢，他老婆总要在门背后画上个圈圈，计算一个月能不能捞到额外的奖金。张福全为什么为了炼出快速钢而故意违反操作规程，把炉顶都烧穿了？因为炼出快速钢也就意味着可以交换到货币、荣誉和爱人。秦德贵这个为作者所歌颂的人物因为炉顶的事挨了厂长不明情由的训斥后，满心委屈，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找张福全吵架，进而派人监视张福全的操作，以便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

秦德贵在小组的矛盾中关心的是个人的名誉，而江海涛却在小组的矛盾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秦德贵只是为了钢而搞快速炼钢，江海涛却胸怀着打击帝修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目标而搞二〇一产品，两者的思想差距是多么大！

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思想差距反映了作者创作思想的不同。《百炼成钢》的作者在肯定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前提下设计了一点矛盾冲突，其结果必然违背工业战线的本质真实，违背党的基本路线。那么什么是工业战线的本质真实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工厂的所有制从资本家所有改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在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由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的分配关系方面，仍然存在着阶级差别，仍然有一个继续革命的任务；同时，这两个关系又对所有制起着反作用，如果坏人当权，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那一

套货色，所有制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改变了。因而需要不断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维护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要透过形式上似乎不需要再革命的表面现象，抓住这个继续革命的实质内容。现在的工人业余作者在这方面是比较自觉比较敏感的。《较量》从电焊条试制小组的矛盾写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力图反映这个关系的本质真实，在作品中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本质上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要正确处理这个关系，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英雄形象江海涛，这个形象焕发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光彩。

江海涛是六十年代初期继续革命的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继续革命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比较更难塑造一些，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大搏斗中，阶级关系很复杂，时间又相隔得近；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革命的内容、形式和特点又是怎样的？矛盾冲突又该如何去提炼？工人业余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是颇化了心血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飞雪迎春》和《大海铺路》这两部作品。

《飞雪迎春》和《较量》一样，也是侧重于写敌我矛盾的，但暗藏敌人丁之勤打入了党内和领导班子内，所以这场斗争就直接涉及到路线。丁之勤编出这样一个顺口溜：“走资派，已打倒，牛鬼蛇神戴了帽；造反派，加油干，生产斗争立功劳。”他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放松警惕，以便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而还在走的走资派

陈一峰和他臭气相投，在反对宋铁宝他们的主巷道设计方案上结成了复辟同盟。陈一峰否定宋铁宝他们的三结合复审方案的动机是为他文化大革命前当局长时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因而围绕着主巷道方案所展开的这场斗争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继续革命。宋铁宝对屈辅明说：“这一条主巷道，经历过多少艰难曲折，如果说，这一条主巷道不能打，那不就是要湖影山下马？那不就是要我们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那不就是帮助了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宋铁宝的问题提得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继续革命的实质内容。作者抓住了生活中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及时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塑造了宋铁宝这样一个继续革命的英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走资派的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因而在文艺创作中，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刻划走资派的形象，从生活中提炼和概括无产阶级和走资派的矛盾冲突，是使作品环境典型化和使英雄形象典型化的重要途径。《风雪迎春》初稿时没有陈一峰这条线，是作者广泛听取了意见以后在修改时加上去的。这样一改，作品的主题就深化了。作者在努力寻找途径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本质真实上是不满足现状、不怕化苦功夫的有心人。但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出作品的弱点：第二稿修改的痕迹还比较显眼，表现在陈一峰这条复辟翻案的线在和其故事情节衔接上有一点生硬，这条线的矛盾冲突也开掘得不够深，缺少丰富的情节。在这方面，《大海铺路》以

浑然一体的有机结构，更强烈地表现了主题。

某船舶办公室主任叶谔是一个陈一峰式的人物，这个人崇洋迷外，反对工人阶级自己造万吨轮、万匹机，主张进口外国的专利。造船厂的反革命分子丁洪才写信给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造船厂形势“可以用一个‘乱’字概而括之”，并以技术为资本，向叶谔要求逃避劳动的权利，恶毒污蔑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和叶谔的思想完全合拍。叶谔不是气势汹汹地叫嚷说“一定要恢复正常秩序”吗？他所谓的“正常秩序”，就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套修正主义的秩序，就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跟在洋人后面爬行的秩序，就是实质上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的秩序。依了他，就意味着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倒退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厂革会负责人符丹林的思想虽然在程度上和叶谔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他满脑子只相信所谓“科学”，更确切些说，只相信外国F. W. F公司的造船技术。叶谔污蔑工人是“勇士牌”，他并不反对；叶谔让他对工人“因势利导”，他又实行了。他要“因势利导”工人，正说明他自己已被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因势利导”过去了。叶谔以扣发工资为要挟，勒令彭锁生放弃万匹机的试制；符丹林、余展雄以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进行干扰；车间党总支书记陆维平斤斤计较个人的权力得失，和彭锁生摩擦；阶级敌人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彭锁生就是处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矛盾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性质，坚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捍卫工人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主人地位，捍卫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彭锁生在反击叶谔等人掀起的右倾翻案风时对全厂工人说：

前几天我们万匹机出事故的时候，他（——指叶谔）高兴得不

得了，洋洋得意地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不能由你们说了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防修反修也过时了吗？不，同志们！巴黎公社离开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至今还活在我们心里。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但我们工人仍旧是工厂的主人！今后也永远是工厂的主人！谁想叫我们走回头路，我们永远不答应！

彭锁生的话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喊出了每一个工厂“主人”心里想要喊出来的话。这些话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工厂就是要把工人变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路线被批判了，但并不等于资产阶级就老实了，资产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妄图复辟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彭锁生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的反复辟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争气机和争气船，坚决顶住了右倾翻案的逆流，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大海铺路》使我们看到了在新形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特点和其艰巨性，具有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

江海涛、宋铁宝、彭锁生这些英雄形象虽然在时间背景上有先后之分，但贯串着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红线。其它一些作品也都是这样。这说明工人业余作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反映工业战线阶级关系的本质真实，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这是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最根本的地方，也是这些作品最主要的优点。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个

问题上，也反映出一些作品的不足之处。作者看到了阶级关系的本质真实，但还看得不够深；有所分析，但还分析得不够透，因而在作品主题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上都还存在着一些弱点。

就拿《较量》来说，江海涛要发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按理是不能离开了抵制当时那条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六十年代初期的形势不同于现在，当时对待群众的态度有当时的特点，并不单单是一个思想问题，而是存在着一整套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要表现为对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反抗。但作品回避了这一点，因而就缺乏特定的时代感。《大海铺路》的时代感之所以比较强烈，就在于它所描写的这场斗争是及时地从现实斗争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书中所反映的各个阶级的状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式、特点只可能在七十年代是这样的。读者从书中所看到的，至今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较量》的作者对作品所要反映的当时的生活有所认识，但还不够熟悉，抓住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这个主题，但这个主题表现得还比较弱。

《东风浩荡》所描写的时代背景也是六十年代初，并且也以敌我矛盾作为情节主线。作者考虑到当时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问题，因而在作品中设计了一个关于“意见”的争论，一个关于“典型”的争论。工业局黄副局长搞了一个加强修正主义管卡压的“意见”，厂长马继中以利润挂帅的标准把三车间树为先进典型。对这两件事，党委书记范国春和工人工程师刘志刚发动群众以“鞍钢宪法”为思想武器，坚决顶掉了。这两个情节的设计给作品增添了一层时代色彩。作者站在新生事物的立场上，给了

黄副局长一个失败的结局，这样的处理是合理的。因而，《东风浩荡》的主题构思比《较量》前进了一步。但从作品总体上看，这两件事显得比较孤立，并且斗争也仅仅局限于理论性的辩论。恩格斯指出：“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在文艺创作中，“论证性的辩论”要尽量压缩，越少越好，政治倾向、矛盾斗争要通过充满生活气息的丰富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无论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还是写人物的思想，都要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符合人物认识逻辑的生动和形象的情节和细节。在这方面，可以举《飞雪迎春》写张冲对宋铁宝认识的转变为例。

张冲抢主巷道任务没抢成，对宋铁宝憋着一肚子气。当他来到宋铁宝掘进队的工作面上时，作者精心安排了这样一连串的细节：张冲看了大水仓和软梯等设置后，“不觉暗暗赞扬宋铁宝名不虚传，准备工作部署得非常缜密”；青年艺徒吕小龙和李小祥不怕艰苦地锻炼爬软梯，使张冲对宋铁宝的思想作风从侧面加深了了解；看到工作面上工人们勇猛的高效率的工作，张冲想：“怪不得姚玉泉要设法将这支队伍调来，嗨，狠着哩”；最后宋铁宝亲自承担危险排除浮石，为躲避下落的巨石，被盖在积水坑里，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鼓励同志和指挥工作。张冲被深深感动了，他迫不及待地为营救宋铁宝找来了撬棒。当宋铁宝从积水坑里出来，和张冲紧紧握手的时候，读者是多么为张冲思想的开始转变而高兴啊。如果不是用这一连串的细节，而是老让宋铁宝去找张冲为自己辩白，或者找个第三者来解说，那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艺术效果的。

读者往往可以通过作品的情节和细节看出作者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深度和对人物的熟悉程度。《飞雪迎春》的作者对张冲这样的人比较熟悉，对叶怀庆这样的人也比较熟悉。书中有一组细节把叶怀庆的形象勾勒得维妙维肖：叶初遇姚玉泉，以为姚是个工人，于是不予理睬；听姚说要找矿长，他吃不准来头，给姚倒了一杯冷开水；后来知道姚是局里来的，他就把冷开水换成酸梅汤；最后明白姚就是局里的副局长，他马上诚惶诚恐地搬椅子，移风扇，大献殷勤。但这样生动、形象的细节用在表现宋铁宝的就很少了。宋铁宝的立体感不及张冲、叶怀庆强，这说明作者对宋铁宝这样的英雄人物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够的。

如何塑造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认识问题。这和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深度和对英雄的熟悉程度分不开，也和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分不开。读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这些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使人感到工人作者对塑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有高度的自觉性，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本身，也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因而暂时有一些弱点不足怪，可珍视的在于它的方向和趋势。这正可以用鲁迅先生对于新生事物所说的那句有名的话来概括：“希望就正在这一面！”这几年来，工人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和群众交知心朋友，和英雄交知心朋友，已有的成绩就是这么取得的；要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也是唯一的路。作为读者，我们期望着工人作者在这条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创作更多更好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



花开三春回山来

施绍辰作



朝霞

1976/4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